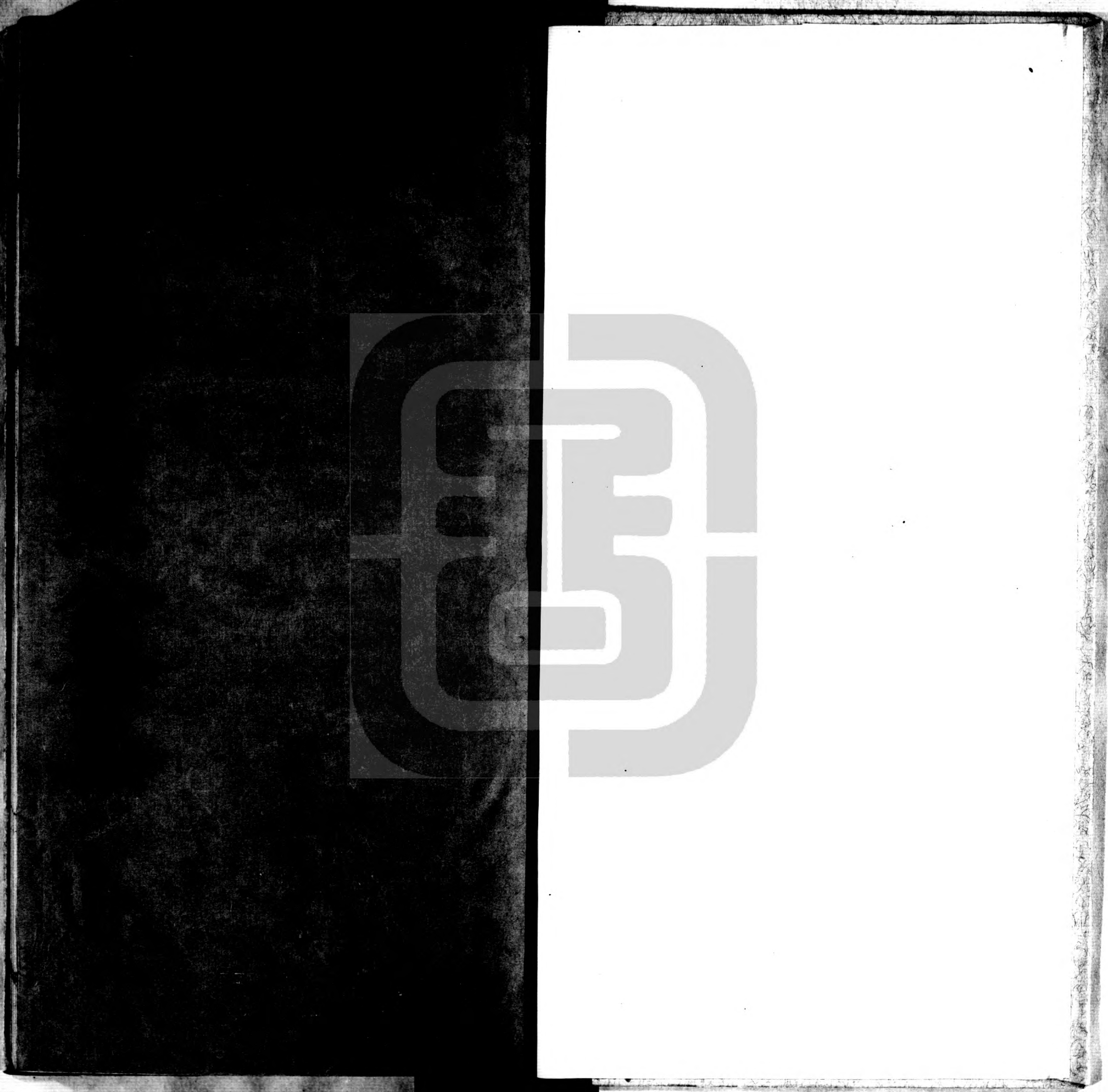


89879



黃漳浦集卷十三

論

一歲寒暑之候論

洪思日子小試時作也蓋以辨橫渠張子地沈而日長地浮而日促之說也正
 始短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下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
 不嗟實謂得真人也又數年作三易乃明日差地行之旨微矣



盈虛之數不可以稽日升降之形不可以測地日之脩短不倚于地坤儀之升降不徵於海勢觀候者所不
 可以不審也寒暑往來著之於天而議論相差豈不異哉橫渠嘗言地有升降日有脩短陽上地下中虛而
 景長陽下地上中虛而日促脩短既分寒暑以定嗚呼此非橫渠之言而王充之言非王充之言而釋氏之
 言也誦儒者蔽理專門者蔽數是以盈虛之說自戾其辨凝結之形自漏其說占緯之家往往非之夫以平
 子之備明道安之確據猶未足以窮脩短之常浮沉之故也况於動靜殊形喘息乖義因四卜之迂談而襲
 乘舟之謬旨哉黃瑞節曰晝夜修短因天體之高低潮汐往來因月行之進退洪思日正蒙又謂一晝夜之
 盈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天地升降殊為不然以愚所見天體月行亦何必皆然也凡人所見求其一律
 為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天地升降殊為不然以愚所見天體月行亦何必皆然也凡人所見求其一律
 家考暑以定二陸望極遠近以分涼煥景短而日長以為暑景長而日短以為寒此以為占候之至書而二
 氣之確算也然而渾儀斜倚則日道多南踰中道於地中移冬行於南岸則北土鮮有晞陽嵩陰永無日道
 何以居延之取照不異於東崖鐵勒之爛胛更炎於南土是則九十二度未當員顧之中而三十二餘未迫
 垂地之極也且以樹表中道縣垂則影收平晚則暑縱由其影之有邪正非緣體之為高卑故地下之深培

於天上而表正之維均於地中如必井鬼之分去地最卑則地中之度倍浮牽牛之至去地最卑則地中之度倍凌折而勻之天體正方是則暑極於寅戌原徑道于圓三寒極於辰申非表殺而割一此夫去極度暑之不足以定序也然而升降之說程於修短耳目可辨詞說可推盈虛之數不及天地槩可見焉由斯而談歲維主日水則北地二兩潛施九六各濟復濟而陽漸升圻濟而口漸降升降之平皆在卯酉衡地之分約百八十二升高則視北升下則視南人之所謂高卑即天之所謂南北高下之間各一十二故陽生而氣盈者日行之高則以爲修高而迫下其影宜短如懸火而視箸也陽降而氣虛者日行之下則以爲短卑而逼下其影宜長如擊火而視倚也天下之移一度則臨地之差九十卯酉之間影殊南北故其所也天地之數以日而從星以水而從月日歲也星辰也月節代水候也天生水而寄於地地使比於月地生辰而寄於天使合於日日率數者而天地不與焉天以無形爲寒暑之父地以不動爲寒暑之母也日引氣以出於地日之氣晝夜一周三百六十五水之氣晝夜一周三百五十二天以日和地之星地以水和天之月非從也其乘氣以爲度者一也日從一而差星故寒暑之分辨水從常而北朔故望之期見日司寒暑月司望寒暑差星望望差潮星得氣而益旋故河漢之橫夕南而朝北水得氣而穀轉故天地之準氣至而潮行蓋旋之心過北極之外轉之氣平九道之中故知極海之南有星而蒸氣之環爲水運行之義可推而涼煥之期非日不具也夫不知天之無形地之至靜日之因候水之乘氣而以測乎寒暑者彼不過恆星潮汐之形誤之耳天下之事不知形不可以言理不知情不可以言機不知象不可以言氣不知數不可以言叙日出而辨形絕國異域無殊指者影見而辨情遠近高卑無殊器者類窮而辨象隱見疏通無殊致者度設而程數進退升沉無殊義者見日而問斗可以知形見火而問照知情見儀而問機可以知象見磨而問蟻可

以知數故陸有涼煥而形見也暑有高下而情見也道有激旋而象見也潮有止齊而數見也天地之分各九十有一四正之衡潮及於日月八交之臨潮及於東西日遲過十有三氣平地而潮出者猶水之東沸而西注也躡九十有一氣遠地而潮平者猶雲之蒸遠而濕乾也夫不揣潮之升氣以爲度而浮揣其應月謬承於喘息此於寒暑之義豈有針芒之因哉故知日乘氣以爲寒暑而地之溫涼應之水乘氣以爲潮汐而天之晦朔應之四海之潮八節各異故秋冬晝夜魚龍互易大小之差寒暑變焉以晦朔而司寒暑猶以常儀而司日非其類也盈虛之類定於陰陽日星皆陽故恒盈水之盛衰在一月日之盛衰在一歲一月之盛衰見於辰一歲之盛衰見於日日有升降因陽之盛衰以天之高下較地之浮沉是非相別豈有差哉是以史氏知日之有南北不知日之有高下黃氏知日之有高下不知天之無高卑余氏知潮之不因於地而不知潮之不因於月盧氏知潮之不因於月而不知潮之不因於日也不疑於潮汐而後可以論升降不疑於升降而後可以論寒暑脩短者數也盈虛者氣也脩短出地而成形盈虛體天而無象以陽上地下而得虛地上陽下而得盈此倣於離坎之象而味於乾坤之旨也離虛而坎盈乾盈而坤虛盈虛崎行則子母不得陰陽雜動則化成不生嗚呼人之所見各尊其說渾儀著而斥蓋天考極呈而陋測地肇論伸而舟喻絕海圖作而肇論息雖有取於一得皆無當於自然夫在天成形出地爲象顯在耳目而衆議闕然況於測分案黍吹候曠息聽出地之微灰稽在天之積宿而能視於昭昭辨於察察者哉

斐度論

洪思日此丙子八月子在石養山居所作何一一乃自寫其出信州招征時乎十年之前已有一段浩歎矣異哉

晉公之出鎮州招討也李光顏烏重九各蓄縱無功公數入賊境斬將以聞諸權姦慮公功成又當入相所

以撓之百端元稹顯結宦官魏宏簡求執政因厝置軍事居中梗公公恐亂作卽上書暴積罪過以爲逆豎
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
祗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
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忿憤有口者無不咨嗟且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
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任之意
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倖佞亦有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
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留日時進退皆受羈
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
姦臣盡去則河朔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在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倘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
彼不受責臣當伏誅上意甚佛猶以公大臣柄兵於外不得已罷宏簡及積近職俄又擢積中書公乃以是
遂解兵柄韓魏公生平推服晉公卻謂晉公點簡亦有未盡處嘗繹晉公所論皇甫鏞疏及請斥元魏書使
穉圭爲之不敢也魏公見孫覺論新法疏有古大臣出晉陽之甲以清君側者穉圭爲吐舌憂懼數日又云
生平未嘗以膽字許人晉公此膽從淮蔡來魏公此膽從環慶來如無來處亦猶狸神強作師子晉公傳亦
可不看也八月十一日逃雨道人偶書

曹郡丞文治論

曹司李名
廣字遠思

崇德曹公爲汀州司李改治漳三年矣將奏最江東諸生問治於余曰曹公之爲政也差保不行獄無冤人
如此可以爲仁乎余曰仁人之難也以子產之惠而夫子未之許也然而晚世之政弊於差保則已久矣差

者焚也保者濁也焚逼而焦濁浸而不可游千金之家壞於再差百金之家罄於一保兩者相倚以爲揆揄
而焚濁之禍被於天下有仁者作而振救必自此始也楊牛天宰曰狐兔之窟不一探豺獺之祭不一獻微
役不廢而使差保俱絕其道何由余曰曠井田之廢固已久矣四時不獵不別強弱井竈無常化居如流使
有道者爲之必先表其里閭正其畝澮別其冊籍使其聲貌頊趾呼應相答而後可爲也古之爲治者使其
父兄各治其子弟謹於里塾辨於膠庠立士爲理而稱之曰師閭胥率長不過計封洫別名號而已差保之
說何有焉楊生曰然曹公之爲治也不泥古而得其意不悖主而得其事分責於縣尉按季察簿注殿最課
嘉允而已是猶以頂踵位於封洫聲貌召於膠庠也余曰曠十縣之尉不盡釋之四季之簿已稽旬日執左
券以牧鴻鴈則泮乎遠矣楊生曰不然以道照物莫若靜以法馭物莫若簡驅羊者縱之使前胥繩於竿微
塵之耳十縣百城而必與之鬪智爭鳥亭擅肉亭長寄聲之事得失相半則亂矣余曰然則豪民詰胥逐蠅
頭急朝夕與捕尉相援如敲飯后鐘聲過而希又何所得披髮纓冠與焚濁俱起者楊生曰曠細民何豪集
於上膏走胥何詰與上鬪察各出其豪結角搏於下則下之爪距抽分日不可止也曹公之治以簡而馭繁
以靜而馭動月計不足而歲計則裕蓋自公之理吾漳三年矣庭棄其浦獄棄其繩夙夜闕之聞若無人者
漳不以斷汀不以撲汀不以加石漳不以加玉余曰然則公之治亦有所本乎楊生曰有之亦本之孝弟也
曹公之事母孝處兄弟恭孟仁之鮪佐以魚筍姜肱之被繡以文章不疑平反劉歊櫛沐未足以喻其醇謹
也由是以接剛柔御上下不見猜於紳弁不見慮於隸寡蓋自是而差保可廢也然則公之治得之資性乎
抑得之問學乎楊生曰陸九淵之治以動而靜者得之天性以靜而動者得之問學天地之動皆簡其靜皆
敬也不敬不靜不靜不簡公入而事太夫人及於兄弟出而達蓋上交縉紳先生至於梵獨黎庶無一不敬

者敬而後簡簡而后靜自是而阡陌可爲井田化居可爲膠庠鴻雁流徙者可以魚雅賓凡之也余乃喟然而歎曰噫吾之學靜與簡五十年於此矣然且未能今乃知敬之可爲簡與靜也夫救焚振溺與閉戶纒冠同道者則亦惟敬之以也諸生侯晉乃拜而起曰吾今者問政而得學問官而得師問仁一方而知所以仁天下者也有虞氏有言吾盡吾敬而上見爲忠焉下見爲惠焉友見爲信焉其是之謂乎其是之謂乎先齊

此卷末云甲申歲中北山遺臣黃道周識

洪思曰少作也子寒食家居道子推事太君聞之愀然曰此蓋僻行之士夫人處則有親出則有君兩不可全則親全親之推處易全之地而爲不全之人其於忠孝真得焉爲之火食子乃廣太君意而爲之論云甚矣陳太君之文也鄰之女

介之推晉人蓋有母云晉以難逐諸公子之推從蒲者也蒲公子亡困于食之推割股既十餘年始反其國而公子賞諸從者之推不與焉遂與母偕隱隱且死莫之知者其言不槩見矣左氏曰言身之文身將隱矣而文之是求顯也遂隱而卒或係之龍蛇之歌皆贖贖之言也然則之推得爲善人乎曰有之亦不祥之人也陰山之虬百歲而蛻委其體而以蛻行也比見燭龍而恩焉及穴而死碑其骨曰曷以頂之珠爲也若渠者猶卸其燭乎遂滯海而死此亦不祥之獸矣夫之推有母也剝膚而事其君君生之邪從亡而不顧其親君鞠之邪進疎而逃於山君辱之邪導親以稿其骸君錮其身以及其母也邪天下無明之事亦無多矣見以爲明則無不明見以爲暗則無不暗使夫天功之不可貪而何以人祿而爲出處乎且也重耳之亡妻三更趙狐之出父專辱矣而之推以藐然之身殉未定之公子未見其近於人情也令其從亡而去前親而疎則長樂追奮於十數年之前斯諫之賤亦人情所恍惚耳中人且諫之況於之推高士援天忘枝者哉季

路爲宰而泣曰吾親之存也無以爲養乃列五鼎羅八珍而親沒矣莫之及矣之推而乃以親死乎哉漢王陵者其母止於楚西向而祝曰陵善事漢王母爲吾慮遂自刎也吾未之見之推之過陵母也而以母死之推亦不祥哉然其去晉人亦遠矣

季札論

洪思曰少作也

延陵季子不知何如人也議論沒於聖門而夫子嘗表其墓矣獨孤及曰廢先君之命匪孝附子臧之義非光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八不討亂匪智若然季子不得爲下人乎宋儒深高其行曰季札之才近伯夷而王世貞駿之曰季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伯夷則不然其爲夫差之叔父也必爲比干夫宋儒感於公羊王惑於臆史而獨孤氏深刻之論也天下有未白之事淆亂之詞則酌其宜而權其實設其軀而履其跡左氏曰吳師疲於楚時季子在國矣光告罇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乃弑王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復位哭墓哀死事生此亦委蛇無他之言矣公羊子云季子弱而才兄弟欲立之夷昧死授國於札札不授僚立焉光遂弑僚而致其國季子益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其兄吾又殺爾是兄弟父子相殺也去之延陵不入吳國若然其卓乎其異之也而季子將遂無兩可之人乎聞之季子蓋賢而無後云諸樊夷祭夷昧之季多傲臬者而僚光以貪婪戾狠之性羣豺狼友鯨鯢鱗甲肘腋皆足以泣五湖而號東海夫谿子距來之發也挽愈曲則發愈疾鬱愈重則破愈格諸樊之於夷昧既數十年矣一世不王再世不王僚不殺光則光殺僚不兩立也即季子者以名尊德厚弭暴一時而託位於臬危之上未必不養亂於後日耳夫當廢嫡

遞及之時札已心議其非而莫奪其父兄之說心非而足蹈之中人之腹且相嘗也况乎其俗之好鬪僚光之狡悍導之以讓猶恐其爭而季子者顧不終讓則是投器於冰人未嘗無掛何以令溝瀆之夫不趨潢水耶季子之介然則不利於推戴之餘正使旁觀者激其遜讓而消其貪忍則碎璧弭爭之見也彼僚光者猶且不改其性而季子之意彈矣迨夫奉使既還之日豺虎已據其山鯨鯢已成其穴而新反之叔父欲更其臬主於決河海未足以灑之也於是伐喪之讎反授其間疲弊之師又重之殘矣其岌岌哉自我生亂矣城有狐社有鼠屋有烏尙可忍之况憑其親而假寵於社稷者乎夫季子爲善而不違其時抱節而艱於勢者也必爲之記曰夷昧卒國宜之季子季不受僚乃立焉僚伐楚喪楚報之亟吳師疲於奔命時季子聘上國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乃告縛諸曰上國有言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將索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夏四月光享王於掘室伏甲焉縛諸弑之季子至光詭致其位季子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其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卒且葬夫子標之曰延陵季子之墓則吾知其爲人矣

人臣當盡力事君論

張福永曰此戊午鄉試作也

生世之大分與立身之大節兩者交發而莫解也生世之分君與臣立身之節忠與義維臣以事其君故不以勞爲瘁維忠以成其義故不以便爲私擇便者嫌避艱者亂利害焚於中則筋力災於燼力不効志志不効心力惡其出己心分於他人此兩者天下所爲無賴也昔人有言人臣盡力事君當死生以之豈以利害變其志哉嗚呼君臣之義不明也久矣晏子緩命於庖厨而丘明以爲是泄冶隕諫於衷袒而春秋以爲非

夫使仲尼譏泄冶而丘明是晏嬰則人皆避死而賣其君衆皆捫舌而寃吾言乃使一身之力刺刺付之閨閣而不可盡故爲臣者不爭於成敗而爭於所當然當然而成之之爲成當然而諉之之爲敗竭力鞠躬聖賢並稱而不爲崎嶇故曰事親者就養無方事君者從命無方言其義也人臣生而制命於君又因之以爲命則頂踵筋力義皆不得以之自與董君曰雲出於地風出於地而歸之天曰天風天雨不曰地風地雨也故地以其力上之天臣以其力往之君君寂然不動中心無爲而萬化成焉是以穀盡其足而枉止其心驥盡其足而轡止其手弋讓鳥飛御讓馬走夫亦其當耳爲人臣者擢骨摘齒豈敢與君量勞佚哉周公亦云臣殺其身而有利於君則爲之况卽其身而爲之者乎力者卽其身而爲之者也卽其身而爲之又將謀所以保身者下則託之於模稜高則託之於明哲容頭過身潛踪滅跡意皆近於情而不通於義近於情而不通於義故世治則僅足以媮身世亂則不足以脫禍且以節目而敗天下之大教是子產所以焚書而誅鄧析太公所以乘傳而修華士也氣節之尙在東京雖疆場戰齒於名流風雅之淹在西晉雖冠綬擣頭於胡馬夫爲士而守往說謂上臣事君以心不以力吾知其值險遠難必無能爲矣是盡心者所以盡力而懈力之必有懈心也爲治臣者盡力以倡天下則天下從爲亂臣者盡力以挽天下則天下反彼之坐矢清音朝夕爲謔及一旦勢異登顧山河而言愁對泣者豈皆其心叛也其力之不盡也北海隆中其力皆不足以存漢而義皆足以事君士行太真其力僅足以存晉而不可以事君周勃王導魏元忠呂夷簡王旦其力皆足以事君而不可以自盡夫維自盡而後可以盡於君盡於君而還若非吾力者故上下信之而不疑是以中夜正冠而盜臣觸樹絕壘祝天而飛泉湧壤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又安問堂廉數尺果有萬里之遠哉因時際遇旅進旅退得則出旗常失則寶泉石幸則明主悅不幸則要領絕此嚴子陵所讚非相臣之所自擇也

爲相臣者亦自知其所當盡云耳處其所當盡五往五反乘驥棄圭曰飯三升頭白七日而不爲過處其所當斬拂耳於錢穀掩目於矐人無取於畜夫佞士罷賞於奇功殊域而不以爲愚然而斬之不若盡之肆也所以救時而匡事也故周丙遭秦而繆爲能姜米救時而鄰於病洪恩曰姜米必姚宋也諸本皆誤處其當盡而斬之爲潛無成君可事故有終記曰善稱君過稱己則民作忠力歸於君故多善力盡於己故多過勇犯之誓誓也君子以爲要君夫謂其以善自成而以過與君也博陸之攀轅君子以爲不學夫謂其不知君之當盡而力之非已也晚世之事君而不自有其力則寡矣不自有其力即浴日回天猶之抱蜀懷謝而行於廟也豈待強其聲色哉故春秋而下吾得數人焉長孺子政孔明伯約越石景略魏徵陸九深源梁公韓魏范溫此十四君者近於盡力而成敗勞佚往不盡同則又盡人以俟之天而已夫盡力以事天與盡力事君之心豈有二旨乎成敗勞佚聽之天生殺榮辱聽之君然亦未有盡力事君之臣而終不獲天顧者盡力而取報於君之前猶力其田而詛說於嶽瀆也其不震於風雷則幸矣是戮力之與荒功爭禍也又烏足以匡天下之變而立上臣之極哉

上士不交論

或稱金木挽而成器火水蒸以濟用土以一質互取四方交道之興豈其然歟夫東西殊尚而元赤異照或相擊爲雷電或相診以禍孽雖居燥流濕合下土之常藏寶植株兼高原之美要各得以居方非互取而成義也得道者質具而自行因彼者讎存而亦化是以上士責其一身衆庶紛於互涉攸構亂之所由未有不始於交與之會者也易曰天地既交而物泰又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天地交而成泰剛柔交以始難言交之

合於靜通而亂於顯動也至治之情通於夫婦極亂之道肇乎朋友故情叶於一專道殺乎杳象交道既多而亂世始大矣攷古至人胥循厥真行無駢轍出希儔正披衣之訓習缺如曠曠之新生蒙叟之答楚威尙神龜之遠筭翔其全羽則巢父擊許氏之膺挾其一毛而顏觸矜死士之壘獨行無咎所由來也且瓊英孤出蕭葦叢生鯤運溟澗則五島分其餘麟鷲集萑洲則千羣棲於一曲既大小之異尙故奇萃而分處太上不交何足怪哉乃稽有朋之端載繹締盟之誼非葆力以豎動則靡胸而借智或篋吹以揚聲或軌逐而爲利侶處類行如此而已夫雞不連棲而司晨一候虎非共谷而朝嘯同風苟無虧乎一良又何取乎兩澤維歸要於四端所窮底乎二亂也故共工兜鯀無殊朱虎之儔華士夷齊不異展禽之旨勳庸相比則伊尹與妹喜交淫道藝互資則尼父與矇工分技迨於榮名矜砥崎行競趨蕭焚骨以爲芳桂和薪而共爨遂有羊哀擇名驅伯桃於樹中季子深衷怒張君於座下胥靡絕頸而反拘左儒殉身乎九復形結於中動制於外捐脰相程不已悲乎乃如端居多暇清舉相樂離坐誦楚客之辭交錯引淳于之石意已薄於層雲言不踰乎尺几此周公所致恨乎安寧而孔氏所貽譏其終日也又至同堂炙襟分裾戰舌辨短則狗曲蒙嘲言伸而鹿角自直孔仲和以之見讒董仲舒以之下獄雖未式於從凶已坐其無用矣由茲而談世俗所濫上則四要下則二豫復之皆有層冰之虞執之曾無塵影之係倫非其性不足爲也夫喑喑相乎意在覆粟登登相負情在甘草所以伐木許許明負重之聲中林姓姓見樂悅之義若夫反智去故則頑石不假慧乎徑夔齊是滅非則孩童不印知於項橐道寄於旁人牝求乎在我兀然當中邈焉四際雖斑文狸虎可稱禦侮之交接翅燕鴻不失後先之友也又安在必逢松而誓水入谷以問蘭哉湛德之士樂靜惡動薄嘯傲以鳴清陋琴書之買致乃俾觀於閭市錯以廡席共射如出筮之魚同旋似歸棲之牧適足以噓其鯨吻遠彼鱗心

矣是以上哲之倫行歎共影中智之士奔呼其車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三之命疑而一之致志也夫子捐書而進者益親陶堯善讓而至者益去多緒之繪旁裂屢顧之人內圻故上士不交則可以守齋守齋則神完神完則壽至鶴孤舉而永存蟬羣飛以暮死擊峻絕子長之歡故禍輕於蠶室嚴遵却羅冲之贈故齒茂於下簾今夫害馬敗羊未窮厥彙凶終隙末姑貫彼愆然使恒居酬對未洞尻脊之原避逅傳眸不當莫逆之眄小煩齒頰或費徇僕則已遠於太真之庭無暇漱其元和之液矣出見紛華而癯子夏望齊練馬而天顏回取情智以相煎必羸釜而俱弊性命攸分不可不審也夫以道路之人喜怒無涉而規其鼻息以簧內臆囁其齒色以繞衷腸百害因之不亦過哉上古人如標枝而壽皆數百歲中古人如比葉而中不過六十攷其所由則是非之生乎雜處而憂樂之傷於顯動也如復遠彼雜處戢其顯動息形窳窳之房冥心宸曠之外高不礙於斗杓庫不擾於地極前無鳥隼之迅燥後無龜蛇之隈夷則千百之歲不爲久矣夫魯頌三壽之朋秦逸四公之皓皆連蕤芝哇均輪醴澤然相其神存觀於要眇既齊悟乎不交則同宗於自得也偷上智未凋則絕飛各引方使扶桑東出芥彼巫龍之枝鸞鷲西翔噉此銜火之鵠豈徒避蔓絲之附體而驚不鳴之受禍哉

文不傳人論

夫文生於人人不生於文而謂文能傳人者此古今之通繆也人既往而不留文雖存以奚涉猶葉辨於樹樹灰則此樹迷彼樹之葉火傳於薪薪盡則此火迷彼火之薪文自飄於浮騰人因居乎實化故文既可傳自應以文爲主人既雜文不復以文爲尸也聖賢所載傳理而不傳身史籍攸垂貌人而非貌已響已受於所傳則聲不留於傳者是以聲響相訛不訛彼人之貌名理互擅無關作者之身譬之山川出雲雲出而山

川自隱龜龍著象象著而龜龍奚居韓雲如布趙雲如牛布非所以傳韓牛非所以傳趙而箕星好風畢星好雨豈見風以謂之箕見雨以謂之畢水相激而成文想結因以爲夢激之水可以車夢之人可以鹿必藉傳文而傳人猶移車而取水執夢以求鹿也夫璧自可傳璧不以傳而與雕人不可傳人遂以傳而與墨既傳文則非傳人信文滅之非人滅由斯以觀人窮而文始著文傳而人謝位人扶文以出條文代人而易蒂其不傳人所由來矣上哲之士以人爲文故無文而人不死中智之士以文爲人故文顯而人不居人艱於此留文輕於彼借不諒人之足以久存而謂文必於不朽者此靡哲所以不愚而風波因之競喪也夷光之翠世所共美然而累世不能知夷光之翠東鄰之笑世所共迷然而極想不能獲東鄰之笑是則傳翠無當於夷光賦笑何涉乎妹子既憐之而不親雖嘗焉其何戚且剖珠於蚌者言珠不復言蚌獲貝於胡者言貝不復言胡與胡傳貝固去而永離與蚌傳珠將存而孰合乎維粗洞其合離乃無疑於主客當其人主則文爲客文已等於噓風當其人客則文爲主人遂均乎石火燕人衣錦不知越女之機越女組神不附燕人之體組錦在機則當以越女爲主杼軸既抽則當以越女爲客也文非一主客無定人故有一人之文而彼此同標有一時之文而後先殊論人既隱於不知則文皆移於衆指矣鼎龍歸而出靈蘭之典會稽沒而著山海之經偃佺垂言於相鶴寤威著論乎飯牛皆文非其人而文自盛以人傳文而人無居也乃如師曠疏禽以目而傳瞽齊丘書化以盜而傳眞使誦禽經而傳子野之辨目孰化論而躋巨盜於元門豈得謂人之姓字與金石俱堅覽其毫編而神情斯著哉所以離明爲火出於木而變常異下爲風生於火而同革言風火既燼則永離其本標而文章自行信與人爲無涉也雉文眩水眩文而非眩雉翠鳥珍毛珍翠而非珍鳥雉不自有其爲文鳥固不傳於所翠然則爲文益工而滅人益速文方訣於毫端人已謝於千里託姓字爲必

傳者固賢愚所同病矣

性無嫉妬論

觀夫嫉人有技穆公著誓於秦中妬予蛾眉正則行吟於楚澤是則男子嫉賢女人妬美將其性之自然抑時論之未察乎夫賢在男而爲彥美在女而爲粲以其性之所喜而反得其嫉妬者利慾構於中而怨惡開其難也爰知嫉妬生於利慾而不生於賢美小人嫉利而非嫉賢悍婦妬慾而非妬美今謂士以賢而見嫉女以美而獲妬者此皆據憤之私言非披根之達論也宋鮑獨居而都人共麗夷修並坐而越卒疑神成聚成都之衆傾城傾國之人皆未聞嘗其聖賢而害其窈窕者在廷絕奪柄之嫌而當房無專席之慮也今使行父與讎樂爭權則讎樂見嫉於行父孟姜與宿瘤競寵則宿瘤取妬於孟姜豈讎樂之材麗於行父而宿瘤之貌冶於孟姜哉權之所託雖慾而見嫉寵之所歸雖醜而得妬苟復徵於不爭則兩情之各適矣齊封尼父而晏嬰行讒吳任伍胥而宰嚭勝說使尼丘絕意於齊魯則晏嬰之說不行伍子滅跡於荆湘則太宰之言蚤紕是晏嬰伎齊相而非伎尼丘太宰嫉將軍而非嫉伍子故曰重位破賢美寵破色樹以美蔭而或伐其枝玉以美玩而或碎其器刑罰於所爭則情乖而無恡由斯以觀君子之禍緣名位而非才能小人之性有怨爭而無嫉妬名位不設則駃騠與驚馬同居稻黍分肥則雞鶩與鷹鴻共搏不謂君子之迫名位而謂小人之多嫉妬豈不過哉且人自謂賢則劣之者至女自謂美則醜之者至矣韓非自是而卒以舌窮樛里多機而終以能敗絳灌之細賈生袁盎之殲鼂錯皆自處於艱危非因人之嫉妬也即墨之女五逐於鄉柱下之老夷猶於狄志殊則逐於閭里道廣則合於羌夷非羌夷之性易歡而中國人之好妬也若謂小人忌賢望影而致嫉悍婦忌美聞聲而作妬亦當痛心疾首以裂禹益之編厲齒撞胸而噬碩人之詠終且託

爲美談引用口實亦足明美好之無尤而嫉妬之奚有矣夫聖人飾己不詭於人情哲士從時不撓乎衆患是以欬中滿覆勸忌盈之書奇服治容動誨淫之戒言賢愚之性同虛而鬼神所喜在順也如復挾其多才陽陽有處父之心飾此媚姿娟娟比荇華之石則亦君子所共惡矣何獨小人之與悍婢哉乃若凶邪殊性見於異類窮奇聽聲而食忠信孔雀妬采以繫文衣將猶桀紂洩憤於直言齊王患臭而去紫或其質之不宜非顛疾於美好也苟斯義之不宣乃尤人而滋戚遂以修能誇質爲造物之張羅奇節壞材屬聖賢之設阱片時齟齬即誦悄悄之詩一事屏捐終抱恨恨之恨言妬婦則比他人諷麗姬則恠自己已知鄭襄之計已姦而不知魏姬之成拚鳥知叔向之母不曠而不知叔虎之爲龍蛇也夫君子進則小人亡新人親則故人薄既護寵以自爲則棄權而御彼欣惡之情彼此一耳今謂君子不爭而小人獨嫉新人不御而故婦自妬遇無分於名位怨獨集乎賢美若修容不渡而立段氏之津梁服疑雷以涉妬女之水將未世而性媮抑神官之陋說豈其然歟

貴飾尙利論

聖人之教貴飾帝王之道尙利殷紛覃施如此而已何則沉黃浮蒼以飾自辨橫生反首以利自育故使天地熊熊俱衣文繡萬物將將俱獲珍玉此至人所謂大亂而賢者所謂大治也軒轅作葢而著華鸞顛頊受圖而納浮磬觀象畫卦明西澤之有金彈琴清歌悅百風之爲利是以君臣相辨飾去則分夷眠庶交親利衰則澤息仁與智分錢以開利義與禮分繪而作飾今使聖人去利則仁智屯其雉膏帝王去飾則義禮窮於豹鞞矣夫繁縷交旒何與乎裳衣龍輔翠鬘曷關乎筦簟夏定九品之錯周分五等之玉申伯明刑而作贖錢呂公成務以肇圖錢創之若無益於靈心暢之亦靡華於泰始然且聖人爲之者以爲不飾則上不尊

不利則下不順上不尊則下疑下不順則上繼也是以大寶曰位極以蘭珪之文阜民曰財窮以華戎之產比貴則大圓之散垣星言尙則羣鱗之趨一壑揆二物於同流斯萬緯之大總矣天鳳王百羽不假飾於冠纓龍帝昆蟲不採利於陂澤朝鳴則甘露自生時動而清波遍沃聖人造羽以學鳳冠棄雲而希應翼猶恐絀於神工故特闕而不說也是知陳圖則球璜貴於黍稷輸用則資斧上於流泉武王之因雉門而不因沮漆孔子之使端木而不使顏回非有飾之爲貴而豐利之爲上乎且如蹇產徒步則愛者勃谿昂藏當車而怒者俛使尼父褒衣而稱喪家之狗周公赤烏則言遵渚之鴻夫周公之飾足以文身而孔子之利未能反物名位稍殊醜妍醜異號者是冠履之靈於聖人而賢哲之輕於銖兩也故飾在則裸國擬於尊神利窮而民萌賤於鳥鼠絃緹加於土木則過之者搶頭王后值其幾危則當之者攘臂取飾益高則禮儀益著出利加普而仁智斯大矣河潤九里比之公侯嶽出五金封以玉檢魯頌奚斯所作秦築女清之臺皆彰飾之足貴而利之無害也以飾取義謂之禮以利行仁謂之智舜作漆器而諫者不止齊策鹽海而議者不息夫漆器之先爰有玉管責海之始已歎阜財而疑且諫者何其論之未譬乎乃若鶻冠之滅臧氏寶劍之亡虞公榮夷死於好利檜君衰於好飾維翫失之大寶故卒犯其大患苟不拂於四端又何乖乎二要由斯而談善卷爲帝不復反於茅茨石戶理民亦究心乎利澤勸聖之別聖賢追琢之章王者闕之則爲上權敷之則爲顯道直履之儒目輕輔教立心之士口絕金玉果不足與談乎經緯而適於世用也

人主之學以明理爲先論

甚哉理之難明也人主必以理勝天下則天下爭以理中人主上下交爭理而欲乃乘之不奪理不止故秉道與法者王者之務也因時審勢者霸王之事也論事察情者中主之智也理者範事與情包時與勢靜不

失道動不非法非聖人則未之能明也聖人之所能明者私則爲欲公則爲理去欲明理獨得其要而已夫不得其體要而必曰明理好問察而得之則其志日以苛智日以下不好問察而得之則其意日以充智日以高故理者巧佞奸猾強辨柔美者之所共借而往昔聖賢所不能保也正人曰不黨不爭宵人亦曰不黨不爭正人曰勿貳勿疑宵人亦曰勿貳勿疑正人曰納牖巷遇宵人亦曰納牖巷遇錯置易面東西南北皆喪其處故人主者攝衣而起立於北房左姬右御前閣後腰顧盼啼笑則經籍之言杳無所據也出而立於斧戾藏心別色各如其面彼亦一是此亦一是分聽則多疑合聽則多疑立取銓衡而等之其所謂理者安主乎聖人之所謂理者要以理天下即以理一已遵道與法歸於無過而已矣天下之事虛不準道公不準法道不揆之於上法不守之於下唯理之勝卒兩不勝而壞天下之事者若漢之於中官唐之於降夷前宋之於國用後宋之於和議是也漢之於中官陳寶則曰不盡進諸閣寺復周官之制則永巷與伏必不可治何太后曰關寺之中但當誅其不善者耳有漢以來爲治已久今帝新棄天下朕奈何楚楚與士人對事乎此兩說者其於理均有也唐之於降夷李德裕曰維州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番之牙城之可以坐制口口牛僧儒曰吐番緜地萬里失一維州無害其疆今方脩好而先納其降即得百維州何益此兩說者其於理均有也前宋之於國用司馬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王安石曰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供天下之費自古治國未有以財不足爲患者此兩說者其於理均有也後宋之於和議其主戰者曰爲天下者後其親昔高祖不顧太公而楚卒歸太公呂卻不顧惠公而秦卒歸惠公其主和者曰虞舜不以天下而易其親公劉不以玉帛而易百姓奈何以二聖之重輕於江北之地乎此兩說者其於理則亦均有也故理者天下之所共借聖賢之所不保也

人倫之大天則之顯君與臣言敬臣與君言忠父與子言慈子與父言孝昆與弟言友夫與婦言順此自天地以來未有易也而一念不淨百弊互起伯奇以爲怪子共伯以爲逐臣昆弟構爭夫婦相棄者不可勝數矣彼其間亦多有明主察后也夫豈理之不察而情事乖反至於此極哉理與道乘不體道則爲意理與法遇不乘法則多弊總道與法唯理是取而揆於至當極於無弊此非聖人之才必不之能也中主之於理從經籍而得則去經籍而失之從一人之言而得則易一人之言而失之從中夜寤夢而得則去中夜寤夢而失之先王知聖人之才不可易得故約古聖之言以歸於典章約天下之言以歸於宗訓約寤寐醉飽之言以歸於歌誦箴銘曰使後世之人能守吾之法卽不甚遠於作者之意而天下之治不至於大壞而不止故人主之學不智於聖人之意則必愚於先王之法也不智於聖人之意而愚於先王之法卽不與聖人爭智亦猶先王齊愚矣炎帝之嘗藥也日遇七十二毒後人之守之或終身而傳其方終身而傳其方則不爲明理也不傳其方而明其理日取百草而咀之不死於毒草蓋終身而不得一方三季之衰亦皆慧主也鴻都之小學中書之章奏延英之講論亦皆能白之也而舊章一墜禍亂雜作故老棄而不敢用故土棄而不敢復庭無一是之讎野無一勝之搏天下賢士大夫互持其說彼此相詆使其時事情勢交謖無所棲泊乃曰人主之學不能明理也嗚呼將使人主決後房開虞廷日與諸臣談危微爭勝之事諸臣則固多有未遑者矣而獨以窮理格物實天真之宗是使稷臯變與堯夷石父同舍而講義也然則其體要如何曰不遺聲色不殖貨利不用弗詢之謀不聽無稽之言遵先王之法以要宿於禮義靜以通之正以居之如是而已矣然則如是談理者不又方始乎日日月月章章電星不光至理不理理言乃止循法體道而天下無事

明君成功必取於人論

善用衆者大審微大審微則毋以耳目格於天下夫天下之明聰發於耳目心思藉之不發不刻故知禍之所在而勉之爲德知利之所在而勉之爲賊刑德兩取不可以不察也仁者取仁以利於人義者取人以治其人知者取人以俾於神故知者上也仁義所藉以爲前刻也管子曰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服習備知蓋於天下夫天下之心思可蓋耳目不可蓋以一人之耳目蓋天下者非取之人焉往乎孫武曰先知之道不取於鬼神不象於事不驗於數而必取於人故人者鬼神象數之合也鬼神之情屈陽而伸陰陰陽之交而人間之星象之事兵鉞而刑鎖鎖鉞之參而人間之動靜之數奇贏而偶乏陽遲而陰促贏乏遲促之間而人間之故人者天地之所取間也貴而用之不可以不察也管子曰小征千里徧知之築牆之堵十人之聚日五間之大征徧知天下天下之會日一間之夫以天下之博千里之壙堵牆十人而日得數間者不以吾之耳目蓋徧於天下則必盡天下之耳目取而奉吾以天下之耳目盡取而奉吾此不可以銖銖稱也故孫子曰愛爵賞百金而不取人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夫孫子則固管氏之教也管氏以天下之重寶當人之聰明不徧致則不足以大取故顯以齊國之利流走於天下孫子以人之情存於利不陰制則不足以先取故微以神紀之說挾公家之費其要以取人而不制於人以間而代戰夫以間而代戰其於戰者有間乎鎔金爲鑿取者斷於志范金爲劍取者斷於頸則是無間也間戰不二戰危而間微智者必以我無間而後審間於天下夫我無間而問天下者若注水於屋漏之上我間而必彼取者若挾兩罅而接其鏃羽也而苟卿氏則以爲是小人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間不可詐其可詐者路亶者也滑然將散者也以桀詐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猶以卯投石也夫孫管之教則豈以間爲詐者乎孫管之意以間而取人則逸於得情逸於得情則物闕不費人情物闕皆取於間則其仁不窮於致術義不絀於殫威夫穿穴兇於巖巖之側闕殫矣

猶日闕之九往而十反鑿鉅在前而獨以爲壙葬者是焉所得其道浸乎夫天下之有君子則必有小人以君子而探小人不得小人以小人而探小人則得小人者數也水土者小人之雜也其耗爲盜故鎮之以金木火者兵刑之雜也其動爲賊故澆之以水故金帛財貨者天地設之以制小人佐戈戟桎梏之用也君子得之以用物情而因爲之開閉敵情將閉吾與開敵情將開吾與閉其開之閉之非敵情之用則人情之用也凡天地之與君子君子之與小人皆有所重閼慘而召之則彼此相起天地閼其金寶百姓閼其腸胃正人閼其名義邪人閼其隱過此數者皆可陰治也陰治而作之如蚺之與母無往不還故金寶之走走萬里腸胃之走走千里名利之走走萬里隱隱之走走千里管子之耳目所以徧於天下者則必有操其心志固握而陰治之非可以博施也方管子之治齊責海鑄金牢山濬淵天下無知管子之爲者而七十國之情管子則皆盡取之管子既取七十國之情而因以用其人故夷狄之動靜列國之禍害叛服去取無不就而若語也故以遷國則食牛乘馬魚軒重錦宿昔而備以羅致天下則南金璫瑁代狗燕馬騁於萬里夫管子豈畏人之取已哉以謂欲取天下之人則必使已蓋於天下欲得天下之情則必使天下得吾力故曰管子之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焉無敵者蓋之也以存乎財則財蓋天下以存乎工則工蓋天下以存乎器則器蓋天下以存乎士則士蓋天下以存乎政教服習則政教服習蓋天下以存乎徧知機數則徧知機數蓋天下夫財器工士者天下之所共取也而政教服習徧知機數非天下之所能取也昔者燕既克齊珠玉珍寶皆歸於燕財蓋矣田單設間又因而取之楚既勝魏益治鉸革犀兕如金石器蓋矣張儀設間又因而取之吳既破楚西絕楚水召甌越之師鑄飛搏之金工蓋矣勾踐設間又因而取之魏爲武卒負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日中而趨百里士蓋矣孫子設間又因而取之至於秦而東取工於鄭西取士於秦間之所至無

不反取也而管子之時獨無能取之者管子以其財器工士託於政教服習徧知機數非以其政教服習徧知機數而託於財器工士也故曰與天下共守者則無不守與天下共奪者則無不奪苟與天下共取則雖敵人之子皆可間而使之也故凡強敵桀驚未易猝搏有可間而取者七焉部落散多新附未安此可間也數用淫刑非時殺人此可間也貪而欲搏又負饜藪如晉鼫鼠此可間也將非其種內無公族鷹鷂之合此可間也不安其俗而與我同服食此可間也主老而子多此可間也子多而強彼此相長此可間也凡奸民射利未易撮絕有可間而取者五焉羸在於敵廢其所貴貴人不服則細路絕此一間也羸在於我貴其所匱屬爲之禁則彼延喙此一間也不閉往來而棄其物此一間也不閉往物而厚往者此一間也刺得共情每因而反之使彼疑滅此一間也此十二間者管子皆用之三年而霸天下范子用之七年而吞強吳夫范子則亦管子之教耳而荀卿氏則以爲是傭徒買鬻之道也夫道苟不至於聖賢政教服習徧知機數又不蓋天下而僅以門戶限人者則必有術焉鞭要而開閉之開之太亟則內權出於便寢閉之太亟則嚴庭棘於拔劍閉而猝開則三驚之師當一敗開而猝閉則大索之令重逐客不閉不開則金死於境外賊生於暈中君子於是審微而謹治之貴貴而賤賤正正而反反即管子亦自謂王道即不廢也夫以王道所不廢而可與百姓同患則即以耳目心志通於喙息飛走者於仁義奚害乎且夫傭徒買鬻者之取人則以爲利徧知物數者之取人則以去害也天地有君子而必有小人猶龍蛇之雜處以小人而治小人猶蛇即且之相制也持之太狹則取之不力得其大利去其大害則雖重誅賞之天下不以爲董夫孫子之道則猶未及此耳孫子自謂無間之師不暴甲而治而卒以侵伐不已受間於伍氏則是孫子之過也其謂不受高爵厚賞以知人之情不憚重威以誅聞告之事者則未爲過也今以耳目無置之身謀心齊一奮之事鳥舉則疑獨

獨行則疑衆乃薄之以爲竊符揮錐盜袂挾金之故事試問其左右守將門竭舍人之姓名則固已離叛久矣且豈獨其姓名離哉其眼耳腸胃已易置而走於市是則唐睢頓弱之所大笑也故曰孫子之道不及范子唐睢頓弱之道不及孫子然於明主之成功則未也荀卿子曰仁主用國日明又曰仁人之兵不試夫用其所明不試其所疑則禍瀉於仇敵而功蔽於天地仁義之師必由之則吾於是取焉耳

精一執中論

帝王之學莫大於葆微微者天人之始象化所由起不繫一物以爲物官故謂之中不入其中不可以知微不可以知微則不可以造物成位於天地故微者帝王所以宅中本天而出治也知微而擇之爲精知微而守之爲一厥中微濬則立黃始戰殺動而不可執北極者天之微幾也圓而規之太乙之宮皆以爲中微而察之毫髮相距則亘數百里故圓中而察微其靜之微動動之微靜絨芒始開神集其端屬目者所不敢視屬手者所不敢指也離朱消曠倅此數子天下所謂精理也意巧所射無的不洞然以目視則有所不視以耳聽則有所不聽以手治之則有所不治至於微而耳目手指控揣之伎皆止矣故微者聖人所以收視反聽消神明之舍而正陰陽之馭也端策而拂龜執圭而量晷無聖人之道而皆有其意抱蜀而立尸總干而持旌無聖人之意而皆有其義張侯而繫正擊壺而浮矢無聖人之義而皆有其器聖人之道不能使人共擇中能使人自審微也日月之光下於屋漏方者以爲圭員者以爲璧以爲微則微在於是是以爲中則中在於是孰能登於日月握玄樞以揆黃赤之衝者乎故聖人之所制治與聖人之所自制則莫不於微也微存之中魂魄熊熊已在乎其中則信無不在乎其中苗頑之亂讒說之行孔壬之列朕師之驚此數者皆聖世之所時有也聖人以爲苟不足以汨吾微即與麋鹿撞鐘鼓日起吾側不足以撓吾之中苟足以撓吾微

即謝袷衣卻二女逃大麓而息風雷於空洞之舍亦豈有所獨執哉故曰九年之水非水也七年之旱非旱也鼎耳之雖非離朝拱之木非木也微幾動於中則顯象應於外夫以五十之熙載而有一念之倦勤七世之玄王而有一日之慙德即使大濼稽天蘊隆焚山比於危戰則猶未爲烈也故曰已知包首是有包首已知女謁是有女謁漆器比於玉杯陂漢比於石槲無而執之不爲精有而執之則已未故聲色者聖人所爲大末也至微之色不可繪至微之音不可察察可察之音繪可繪之色則聖人可執與衆人同逸矣舜之始逸也曰予欲觀於五色後世聖人因之以弊女紅墮農桑買妻易子以娛人主之觀色曰予欲聽於五音後世因之以寫曼靡恣角觝千唱萬和以飾人主之聽音方舜之察之未爲不精存之未爲不一也而聲一大則微幾已分微幾已分而中氣蕩然遂不可執夫舜亦豈意其微之不執而後遂此極哉亦豈不意其後之必極而力存其微戰戰然執之哉天下精微之會細不可揣雖聖人亦有所費力也故曰舜禹窮神亦有人心桀跖窮愚亦有道心執之於微則無不存失之於微則無不亡微乎微乎孰能研精而一幾乎孰能反其第窮而與獨居乎可與獨居則可與葆微則精一執中義盡於此矣

明目達聽論

善法天者主日善法日者不炳火而照於室炳火而照於室猶未至於昧處也而聖人不貴者謂小察之不如大知且惡夫獨明之有衆蔽也夫一炬素照不皇十指之知而一指當前已失百炬之照使就火而可以當日則鷗羽鑿鑿已十城而享於市矣故耳目之有明聽此各有其原本也日精藏於中而光耀接於外出入戶牖而明聽生焉故耳目者曰精之關門也日精在天結於人心出入耳目四面應之必以耳目而爲孤據之器非暗入殆矣古之聖人其文貌尙疎嗜欲尙淺簷階尙近酬對尙簡灑然雲生兩闕之間無以異於

耕稼陶漁之下故其耳目通而聰明易遠今處與突而視部伏詔鐸鐘磬有所不辨而又益以多指之眎多舌之聽樊然管之勢必有獨眎之目獨聽之耳出其明聰以勝天下之耳目而耳目與明聰始亂而無算夫天下之明聰固有不生於耳目者也崖石之相照銅鐘之相應牝谷之相呼草木之相藉此皆不具有耳目者而其明聰已若此矣聖人知天下之物皆可相貴以精相御以氣行於虛空而了無所滯故以其神理歸於日精以其脈好歸於岳瀆岳瀆者日月之所取景也岳瀆無光而日月照之使天下之動植潛游人物蛟醜皆著其數若繡者之著繪日月亦無光而陰陽之精照之使天下之流峙縱橫蒼黃高下皆著其數若照者之取影故日月之中之有潛見飛躍猶聖心之中之有臧否妍媸有懸照而無留體也日以太陽而景避精月以太陰而照疑神避精者養其威疑神者復其光聖人之治人也使人晝服而夜思不能使人不竊其精靈而自強見夫晦昧瞶風而暉魄不改者矣見夫晝膺豎屏而蔽於九陔者乎故夫日月之食從地之偏正以爲圓滅也倚南而眈北倚西而占卯則其虛廓殊反矣聖人之神明淑然自圓使地不踣天水不射火隔四方者洞然而相望也舍貴而登鏗戮父而顯子養辜而待歲試可而嘗禍或決之一日之間或持之半世之久鬼豕相疑而十數聖人者卒不以相非其不以相非則豈不以此空澹之內一晝一夜日月之精華卒無顛倒乎即有所顛倒而此澹然含照者使之晝撫而疑魄夜撫而疑魂而我之聰明與彼之耳目亦共透於不漏故天下之物各澹瀉以自照也動渾者照之而彌近動澹者照之而彌遠天地之中金木土石骨酪泥滓彼此間闕不知其極而陽精一射上下洞然雲之發於石火之發於木雷之發於海皆動於無虧之中而達於微茫之際重崖不能爲之扞層泉不能爲之攔由是而觀巧壬蠹讒寇賊奸究或置或墜或肆或殛其無礙於神明亦若是則已矣崆峒者無物之巔也七聖者疑晦之下也辨物於無物之巔則物豁於莊

遠辯道於疑晦之下則道迷於蟻馬有道者養虛於中夫日而出精日精所通萬物自告缶以貢其雲瀆以貢其流孰黃孰青孰濁孰漱口不待問而天下自應昔管子之治齊也日則朝其井軌而問之曰爾之鄉有聰慧而爲仁義者乎有拳勇股肱秀出於衆者乎禹之治字也日則問於諸侯曰爾以寡人爲驕乎夕則問於大夫曰爾以寡人爲汰乎甚矣管子之智不若禹禹之智不若舜也管子以人而程人禹以人而程己夫以人之耳目託於人與以人之明聰益於己者乎是湯之所謂舍日炳火而照於室也

黃潭浦集卷十四

論

三代之學皆以明人倫論

道不足以立人則聖人不以立教非聖人不以立教天固制之聖人亦不能違也何也聖人亦人也聖人者以人而溯天多有所未明於天以天而治人多有所未明於人自是而學出焉故學者聖人所與天下共相明也子曰夏道尊命殷道尊神周道尊禮未瀆神而強民夫人神之間天道存焉然而古之聖人以爲是足以施化不足以立教故一本其道而歸之人倫人倫者天下治亂之所大歸而聖賢帝王精神之所萃也虞夏以前宗黃而祖天故二典之言皆準於天準天而易禮樂之道出焉虞夏以後宗夏而祖人故誥誓之言皆準於人準人而詩春秋之道出焉故易禮樂詩春秋者此百世而不復改也易立於上禮樂行於中詩春秋者經緯而出之聖帝不得則無以治素王不得則無以理卿相匹夫不得則無以共濟故易之首乾坤詩之首關且春秋之首天王君臣父子夫婦之端其義一也幾微之差而亂賊夷狄鳥獸之禍種種迫焉故周之禍必有兄弟也其詩始於常棣秦之禍必有閨樂也其詩本之寺人二南黜楚而存江漢故楚卒滅於秦二雅首周而終召口故燕最後滅此數者詩之難明者也然其易明者則不過在於夫婦兄弟君臣之間春秋之有霸而後有強臣有強臣而後有夷狄春秋之易明者也其春秋終而後秦祀起秦祀殄而後漢室興漢室興而後新室閔此春秋之難明者也然其難明者聖人不樂與天下共明之而其易明者不過於君臣王霸華夷之際故人之有人倫言天之所論也天論不可見而人因以爲學善論者不言學善學者不言論

故聖人之學皆有所不得已也五子之作既以明夏聖人不得已而後學詩洪範之作既以明殷聖人不得已而後學春秋十五國之詩千八百國之春秋既以明周聖人不得已而後進退乘除之聖人之不得已則皆以爲人其皆以爲人者則皆天也人道不明則天道頓息則雖有十百聖人不足以救一二洪水鳥獸夷狄之患夫自虞廷而後黃胥而降二十二人之澤開十有二事之源作誦說不寡講論日多而洪水鳥獸夷狄之患亦與世俱起矣夫豈自繩契而前盤杆以始無陷溺淪胥搏噬構爭之禍哉禍託於物者與物冥之而物不爭禍託於人者與人冥之而人乃戾聖人既不得與物而冥人故不得不與人而明物嚮使禮樂不作易詩書春秋不立即使胥農復生困教再帝卒無以不噬不搏者伏龍蛇之威脫虎兇之距也况欲舍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而尋三代以上經世立教之旨者哉

大人正己而物正論

求諸人而以正人雖聖人不能也不求諸人而以正人聖人亦不能也正己物正則大人而能之何也人皆以我別物物亦以彼別己彼己兩別則共正之源交責交讓而兩無所取正己而物正者不以己求人而使人求己人求我所爲物則物各得所爲己易曰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言我正者之可以正彼我不求物而物自求己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傅伊是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遠之子籩豆有踐言我與物其則非遠我正則彼正彼此之則可以互取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周文公是也周文公之治晝不改冠夜不改爲可以爲正矣而近不能正管蔡遠不能正徐奄詩人哀之乃爲狼跋之詩傅伊躬於草野非耕不食非鑿不飲消志一介饋書於版輶而讀之可以爲正矣而顯不能格桐宮之志默不能辯孝己之誼後人疑之乃遺論於鼎俎物色之際夫此三君子者天下之大正人也其正之而或恐不正者天下大不正之事也三君子

知正天下之不在於物故蚤思而夜寐取諷於金匱致規於繩木知正己而物未可遽正故抑而爲訓誥揚而爲斧斨由是而思己正而物正者不妨以正己而正物者也正己而正物者不妨以物之不正而重責己也以物之不正而重責己者亦不妨以己之正而爲物責之春秋之道不大正物而大正己不以物正己見物之正不正而已從可知武氏子來求賻天王來求車來求金莒牟夷以牟婁及防來奔鄭詹自齊逃來其來之非正必有以非正而來之者聖人之詞若不責己而重責己也不以己正物見己之正不正而物遂可知者公與夫人遂如齊公之喪至自齊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公至自會意如至自晉其往之非正必有非正而往之者聖人之詞若不責物而物之所以不正亦遂可知也聖人之道常主於正己而其用必見於正物故以正己爲之衡以正物爲之權衡立則權繫權動則衡見權衡既定而後銖兩各正斗斛不爭日中聚而日昃散聖人則不之知也聖人曰吾特正其權衡而已矣當其感物之不平揣衡之未齊前卻躊躇研心竭思八於纖微則此非偶然而爲之也故聖人之正己則有三道焉反己一也克己二也盡己三也不反己不足以銷諸逆志故兩階之來格取効於三旬因墨之降崇收功於退舍不克己不足以齊諸等遇故楚莊哭於廟而晉人改師齊頃郤酒肉而諸侯不犯不盡己不足以通諸物性而贊天地故公旦避東土而得風雷仲尼厄行間而陳禮樂聖人之實此三者以順天下而洽衆志故使強者屈其力弱者細其知反首革面者皆去邪於詩而歸正於春秋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天地與鬼神皆懸鑑於貞淫操權於予奪默爲繩削而不覩繩削之用者也今日大人正己不俟正物而物自正帝之衣裳不改其服堯之璣衡不改其則胡爲乎矢甲於涿鹿之野勢師於苗山之陰哉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聖人者貴本天以出治不因人而立制因人之制治一時本天之治制萬世古者天下象氣未開未有狙詐奇衺之事聖人以爲天下不過方員平直而止觀於日月暑影中星潮汐以制爲規矩準繩以裁天下之器成百世之務此數者非器也而天下之器總大焉者以爲是天地日月流峙之所託而天下狙詐奇衺之所止而不過故萬物取正於聖人猶萬象取正於規矩而聖人之匹大於天地猶規矩準繩之在函蓋之際也易之稱乾也曰剛健中正其稱坤也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中正則直方直方則必大天下之變綜於正道術之正宿於大故曰正大天地之情可見矣易與春秋兩者天下之大器也天下方員平直範圍曲成之治不治則必歸之於易天下不方不員不平不直旁行雜越之治則必歸之於春秋易與春秋各治其正以正天下故春秋係王於天係年於元首春以正不正則不元不元則不天故易之所進春秋亦進之易之所退春秋亦退之天下而有聖人出則天地必擁二大而歸焉仲尼者天地之所歸大也仲尼傷天地之遺隕王伯之雜揉故參兩大象本易器以爲春秋春秋之實二百四十二年參之爲規分之爲矩上準之爲準下繩之爲繩故參規之一而小白告終兩矩之一而楚子伐我四小白之年而準居攝之周公八伐我之年而繩居攝之似周公者此其器非仲尼莫之敢取也天地已奉仲尼已取之故以不王不伯之身執器以正天下而有所不辭故仲尼不出則列聖皆天仲尼已出則列聖皆器也立契執規臬陶執矩益稷執準伊傅執繩此四者仲尼之所分治仲尼則亦大居正焉而已矣天下至正所在彙黍之差則大於鵬體管子曰減溜大成鳥飛準繩夫減溜之有規矩鳥飛之有準繩此有以意起而不可以法理也意之所起法之所不止不受其鉅利則受其巨弊故以管子而治諸侯則自桓公而內桓公而外方員平直管子皆不得而治之以仲尼而治諸侯則自周公而下太公而上方員平直仲尼皆得而治之以管子而治大夫則自開方牙刁而上

員平直管子皆不得而治之以仲尼而治大夫則管氏而下隰朋甯戚而上方員平直仲尼皆得而治之故有十七年之相西南稱父不能制一奄人有三日之卿片言而誅正卯有十五合之盟主兩定王室不能保一友邦有攝事之身一日而隳兩百雉有七十老吃官府無間者不能別姑姊妹之行有數日之司寇不殺不怒而走公慎氏之妻夫是者豈其才之有大與不大哉其規矩準繩之有至與不至也規矩準繩已極其至則匹夫之目與聖人同用鉞斧戈斨之所不施聖人將以不治治之故聖人者藏器於身待時於春秋易之方員瓊極而居繩直於姤復準平於二濟先內後外聖人之所藏器也春秋之方員存於隱顯懸繩於聞見納準於不聞不見先近後遠者聖人之所待時也藏器則不括待時則有獲故曰鐘鼎時擗金石時泐規矩準繩日治天下而表裏無缺然則管子不治桓官而保十九年之業仲尼治費邱不百日而婦口出走規矩準繩固亦有缺與曰是固有大焉者執之屈伸藏見與之合體聖人亦有所不知也

兩朝盜臣論

古今天子困於口口者四代八主矣而我明爲甚周人禮樂繁重厚於壺德諸侯錯繡與戎雜居驪山溫鄭之禍幽惠受之然皆無損不至於大故何也文武之澤洽於函夏諸伯叔甥舅犬牙相制所維持之力誠固且至也漢人開國不藉口口白登而后稍用婁敬之策至於元狩而降兵威遐暢漠南庭空施於地節五鳳之間呼韓八朝谷蠡入學迄於末葉赤眉白波鼎沸蜩鳴卒無有

之徒得窺內地逆我顏行者雖

曰氣運使然而衛霍李寶之力亦焉可誣也自春秋迄於懷愍千二十餘載劉石乃亂又八百二十五載而徽欽北狩其興也皆有攘伐之功夔龍及於王庭其衰也皆有馮依之執仰沫及於馬李藥師冒雪而擒頡利雖有吐番突厥不撓三遷之師郭藥師浮海而約女真雖有宗澤李綱不奏黃龍之捷觀於侯景之圍梁

武魏王之執江陵則華夷之防著於兩代燦然睹矣故曰豺狼之性可獵而不可狎龍蛇之勢可遠而不可
象我太祖初破燕都密勅中山王勿執元主縱之漠北及正統之難也先猶垂韞掉尾以思舊恩今復百八
十餘年而 之

取我二京嗚呼高祖取天下於羣盜之手王師過江北未嘗血刃義旗所指郡
邑迎風今天下又託於羣盜□□因之拱手傳檄簞食壺漿若藉明興之□胥舉而遷之者是豈有中山之
仁開平之勇爲導其前矛擁其後勁哉曰禮樂不修而征伐委墜盜臣多而民風煽也詩曰君子信盜亂是
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自二十年以來非盜行無用非盜言無聽縉紳之門非盜不行身衣權璫趨盜如
風當崇禎時烏程宜興費縣德州金谿淄川韓城武陵并研相繼爲政一命而上胥用黃金椎埋之徒至銷
毀佛寺取其泥液以資羔鴈宏光一半載間貴陽懷寧富順霍山布列要近江南杼軸爲之一空自輿臺走
卒指日縉紳以爲奇貨武人坐飽動數十萬舟重不載輒下河伯以當楮幣其君子悄悄苦於桂玉其小人
睨睨意於庫藏漢人竭府藏以事單于至爲錦馬繡柱日費大官之半然其宰相率用經術文采之士
銅臭司徒指不再屈或卒罷去唐人竭府藏以事威晚威晚之家築一小室賞賜動數十萬然其宰相多有
奇能異畫或有不類當時得執白麻批黃紙動色爭之雖罄子女玉帛以與西戎猶從玉關外犒守疆之吏
今天子將相各共愛財財入輒不可出譬之撲滿投錢其中錢滿而後撲之取其滿貫而破其虛器也乎孟
子曰王何必曰利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故
交征利者盜賊之道也盜賊者□□之所惡也

書品論

作書是學問中第七八乘事切勿以此關心王逸少品格在茂宏安石之間爲雅好臨池聲實俱掩余素不

喜此業只謂釣弋餘能少賤所該投壺騎射反非所宜若使心手餘閒不妨旁及趙松雪身爲宗藩希祿元
廷特以書畫邀價藝林後生少年進取不高進進以是贖灸前詰猶循五鼎以啜殘羹入閨門而懸直屨也
余自歸山來作書不逮進時而泛應益衆猶君山之笛安道之琴時時不拒耳然自是著述意倦講論期疎
風日氣調筆妍具采屬致及之似有波瀾每遇敗素惡楮羅列當前潑墨塗鴉眞爲市朝之捷又自古僞流
筆墨所存皆可垂訓如右軍書樂毅論周府君碑顏公坐位帖尙有意義可尋其餘悠悠豈可傳播去年初
得一帖極是佳本入手便臨子敬洛神右軍曹娥至十數帖甚無要緊何嘗見刀劍窻几聖蹟神銘留至今
日近來子弟間有雅好祇看標題不辯法意間談法意不尋文義雖把筆握管俛仰可觀自反身心有何干
涉某廷試時亦嘗竭力規剗心墨矩撤榜之後閣中尋卷全篇之中分爲數段或亦嗜痴以文義見私大
約風塵何關出處人讀書先要問他所學何學次要定他所志何志然後淵瀾經史波及百氏如寫字書絹
乃鴻都小生孟浪所爲豈宜以此溷於長者必不得已如今日新詩初成抑如曩時長篇間就倩手無人濫
草難讀筆精墨良值於几案如逢山水時重遊之耳雅尙之倫便當尋其意義別其體况安能闢然食汁腐
毫與梁鵠皇象之儔比驢齊轍乎

老大人著些子清課便與孩子一般學問人著些子伎倆便與工匠無別然就此中有可引人入道處亦不
妨閒說一番正是遇小物時通大道也

凡辨法書以倉頡大篆第一籀書次之小篆爲下隸書石經三經刻火今所存者皆唐人補作無復古法
孔廟祀碑亦算首所書不出鍾手楷法初帶八分以章草急就中端的者爲準曹孝女碑有一二處似急就
只此通於古今餘或遠於同文耳眞楷只有右軍宣示季直墓田諸俱不可法但要得其大意足汰諸纖靡

也

草書以歐陽詢初集右軍千文爲第一懷素最下大要少年長者都不可作草書司馬君實程伯子最得大法章草晉魏以下無復住者張廌陸雲所存不多時人唯有雲間周思兼備臻妙詣今久不可得吾鄉謝公嶼章草亦足名家晉江黃大司馬時亦爲之然多葛龔不盡合手

八分以文徵君第一王百穀學薦福備得大旨惜其態多參於八分却清截道媚亦不易得今時唯南太史中幹意度極佳能加損小篆自爲行幅

行草近推王覺斯覺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如欲骨力嶙峋筋月輔茂俛仰操縱俱不繇人抹蔡掩蘇望王逾羊宜無如倪鴻寶者但今肘力正掉著氣太渾人從未解其妙耳

劉殿撰書圓秀與董宗伯同風此亦秋河家果庭所翫前輩盛推黃平倩邢子愿兩公不作真楷不得備論劉魚仲諸體備有源瀾近頗汎濫然在法乘中骨相行藏只有肥瘦肥者右軍之師李衛瘦者率更之變右

軍除此兩途別無正法不旁及也

古者男子四射六御則弓矢輪轅輕重曲直皆須別察使其微至今既舍射御以專法書則筆墨研楮勢難輾論某生平書不擇筆則楮墨研素都所不辨然值人求書懷諸薄劣大作礙人今別書諸條以待未應紙以延汀藤角極精堅者第一鉛山本紙稱毛邊中有羅文者第二會稽藤料公文紙第三餘杭細領絹第四餘不中書四川薛箋無色者頗中書高麗紙粗硬糊窻較本之用不可書也大書以會稽藤料方丈成幅者爲佳

筆法極難齊如初唐人虞薛歐褚所用異筆大率不出右軍之舊須圓健尖齊束膠甚堅握甚小比來縉紳

不書小楷長安貴人四行一札黃平倩而下至米友石皆用白羊毫王百穀用白羊毫間以麻苧董宗伯時亦用之此皆大書寸咫而上古人天子書與羣公一札十行如此筆墨豈足貴乎

陳雪灘書做趙松雪筆亦用白羊毫殊不稱也近湖州有大小純毫皆裁狐兔俱佳但難多致耳

時墨做古多佳無甚堅者南中舊藏時有堅墨多於京師括風凝寒動成龜坼要其大體以園亮清深爲本桑林里舊匠葉玄卿第一程君房精縉細墨第二方于魯舊墨色陳新墨濃脆貴人所需非文韜之使也要當見其佳耳

妍材自以端坑子石第一坑中子石勿別上下或以水底久濡出而反燥或以上巖函土出而反潤但是子石則含孕最固光細發墨便早收耳微材亦多佳者而子石殊少近楚隋以西亦多琢璞徒取星暈無關玄理大約此翁耐久久則難變也無須探討耳

吾生平不料理此事在仕途翰苑中十餘年未嘗收人一硯壬戌歲予初選館蒲中林湖長貽余一硯蒲爲硯藪林又名士將行識別予竟以無故取人所珍追至彭義還之甲子既散館有清客朱振渠來貽一硯外環青石撰爲海燕葡萄中涵馬汗周如鏡許欲還之而其人已去比歸山竟封付長班不攜也數月前八郡值周巖父乃郎過故持一硯作兩環肉好相亞文如玄中背倒勒萬歲兩字云是宣和內物巖父所遺存識故知然亦心載未敢終須也凡自身外悉爲長道如我心中寶藏無量用其長者不光非其寶者不良不過隨人攜帶筆楮研墨因彼自得吾不憚賤吾爲之役耳閱物漸多所識非淺聊復廣此以證來人

解辯命論

臣觀管轄灶才揚已鉤幽厲聲有至人之道而無其致燃膏及灰以底於燼而壽四十八官至少府丞不亦

適乎然而哲人猶嗟其命責貢報施復襟不淑使仲壬有舟劍之疑子長負膏肓之惑每觀古昔人倫明沒苟非乾坤締造之時神哲規旋之日聖人以下往往自致窮通完毀皆眡其事非有一切陰著之令云嘗研五運四方之秉薰赫之數炎上最榮曲直次之潛存之體潤下最恒從革次之然而木次折火最先天金次堅水亦最壽故知閔塞起於崩流朽柯生於敷落不戢有自焚之嗟擊登有墜絕之誠所從既親軀體易焉所以伍員酷烈不化於浮江正則露才沉身於懷石主父轟揚卒酬鼎鑊之烹賈傅銳標終殉痛哭之旨長卿死渴於文園子雲俘珍於新吏凡此數子苟戒和羹以馭銜嚙皆遲來福不藉於禍及乎君山簡率闕棄於六安敬通味幾錮身於北杜劉子政之輕嘗辱驅不效杜季雅之屬厭五世用衰子璋硬礪而蒙殃元叔疎虞而沒齒暨於文人材士轟口射目各僂神以威心亦驕魂而嘗魄一司之權視於天地此則彌衡所以狂悖而取誅丁廙所以扇動而鼓斃也由斯而談盜竊貨而售主人竊材而售天變色則來疑疾言而攫戮雖工智以莫辭豈泰壹所能說哉乃如踰險之跌異於墜車巖崖之居殊於飄瓦李廣遁騎轅生擊彘白衣帝會亭伯之終窮嚴霜瘁柯廊炎之橫死無妄而災時亦有之復明去殃未之聞焉信以此故延之執辭幽士椎胸潛夫仰屋榮槁彙於紛枝聊賴均於女子以臣所見趨舍在人太上因感其次知幾豈有呂尚剪翅於鷹揚鸞熊捐書於城旦苦縣之長貽武於長岑方城之叟羸羸於狂行哉核諸髦俊皆負世選非必生與殤厲同官胥靡共藉然而聲絕於隆隆患生於泄泄因璧爲瑕滲腴是毒苟其初出於塵途捐其紛網輿聞蓬氏之音歌同林類之旨未見夫黔羸之使從前後以準繩司命之徒執續弋而上下之也是知經緯在乎物爲始終紀乎造化劫撲出而吉凶陳雜揉生而成敗見好醜失乎虞淵是非寂於寤言子曰可與酬酢則可與祐神矣富貴貧賤禍福壽天生於酬酢者也降祥降殃生於神者也夫人愚駭於神而酬酢於世探無

兩得之丸居有屢遷之地緒棄之天不已哀乎故曰靜曰復命復命曰常如常曰明又曰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曰變常信茲言之大辯恐夫世之未譬故復解曰子猶射矣觀射之發矢與的構拆正飲羽固非天從激未背趨亦非鬼置固末路而中虞或離弦而先覺得喪之間豈曰命哉若夫塵颺之不時壞折之猝至蓋偶會於百千是無當乎多寡是以姬公善挽尼父善樹夏升階而揚鱗武降壇而飲羽伯夷矯枉發鏃而上馳伊尹奇能叩輪於三去柱下善韜夷吾善試陶朱掛耦於由基盜跖倖金於傲羿魯連射隼不斃以爲奇季路穿楊百中而不實顏冉遭一拆膠孟荀值於騰起驕子偶發而連鴻庸夫十挽而一至此夫吉凶得喪從違之大概也乃如元歆接踵而巖耕渾敦聯裳於康路將在我之無權但有初而已所以能人屈伏扼腕於無何志士旁觀潛然而出涕夫命之所極極於受符命之所窮窮於牖下然而玉門之羈服於三分金滕之章還其元子所以貞吉獲命於小星而悔吝生於江汜奉若首隤於湯謀而慚德及於南巢衛悍兵臺子曰由其死矣冉耕移疾子曰亡之命夫夫一盡也一以爲天命一以爲人事可不悟哉今夫束修磨礪夸服風世動與聲而相媒入與施而爲計擊組於樞葺繡於襦所以爲貴也建在金而歲穰陰在卯而繼惡貴出糞土賤取珠玉醯醬千坭卮茜盈石所以爲富也巧算工意望集馳豚擇地而躡躡奔時而遺履所以爲達也專氣致柔養冲及盈鶴舉而龜棲綏絃而蒸菌所以爲壽也然而盥耳之行棄蹤於璇璣曳尾之流惡尸於文錦烈士導生必達怒劍介夫授食必至捐軀所以鼎俎不邇於申君衿衣不蒙於巢父六英五石不餌於荆卿九錫三命不加於鮑子如使季札取師於齊黔婁傲績於田常共姜羨行於夏姬顛子澁心於彭老如俗所誇未可知也夫以一介之士壹詭之故天子不能使之貴上帝不能使之壽何其事之勤於神而人之倖於天乎如謂榮枯終然不變一受成形作而莫易將使泰伯續緒不可以爲王延陵受國亦終於

無土王子死諫於虞廷夷叔寧薇於納麓恐易地則皆然非異形之殊辨且命富而不貧命貴而不賤則楚靈長宴於章華懷子厚終於曲沃雖復姬誦而蹈秦嬰老耳而躬受桀猶得以几文貝而重越玉還嬰孩而膚冰雪也人亦有言仁不富以其鄰義與生而爲寇審膏火之分操故渭涇而異效首陽之殍豈逆施於夷齊陋巷之居豈橫加於原憲哉各有厥湛所自處耳故富貴貧賤窮達生死衆人之所勞聖人之所晰也仲尼在周必不得王游夏在魯必不得相然而聲蜚於鴻驥價馳於珪璋各蛇體而彰文遂雞棲而鳳鸞由斯而談孰爲尼焉所以飛霰霽威於貞松蒸火摧權於結綠應龍失水不腐於枯河黃鵠負殃不離於魚網或因事之差池亦隨機而假化奚亡虢而始遷望侯清而繼合寧白首之會嘉而五羊之遺厄哉先出而薄收輕舉而嗜利所不屑也若此者社宮不及於負羈亡戎不俘於由子蘇季揣摩於罷歸孫相懋修而終起是則殄璧無明必有伯陽之羞曲席無營亦老反衽之域烏集不更將棄於入秦罷邊發策亦終於牧豕也然而之推飄舉既捐死於烈灰韓福遺生乃償身於毛羽冰雪在胸則烘爐艱於燎槁焚舟於壑則滄海罷其稽天故蹙頰而膺封不謀於唐舉鷓夷而去越異禍於文君亦所志之各行而御軌之殊狀也夫頸處險而多瘴髮煩衷而變素怒踰賁而破陰志驚賊而爲狂皆非鑄而受形固乘樞而發鑰所以才士驅命於風雲談士造權於河漢聞士傳響於鼓鐘勇士裂爪於剛戰道德之門閭澹而無稱仁毅之塗蠶拓而無成乃謀榮寵於仁毅營龐厚於道德猶鑽柳於凌宮鑿冰於火井支吾於其前而疑怪於其後也今夫張董開墜於主家侯曹繫招於闍寺折枝舐痔必割金紫之肪參狗飼姦必浸黽林之漉冠觸齒而已樂輔屬脂而卽合此則富貴之相於淫人君子之家於貧賤實若眉髮不可易矣如使張儀斷舌爭富於商於彭越釋戈延華於東閣去病耕牧而享平津次公綱紀而聲最臚信前準而後規遂左投而右獲是則命也然而不然者此

則白君震主必伏刃於杜郵鄧子多貪必餒身於南蜀夫寵衰而怨生功危而毒至卽客死之乖符岷凶之殊表豈不顛躓流離覆宗而溷祀哉若夫天下哲人常少庸人常多故重華立而元啟升尹氏尊而姻媪進亦物彙之相能而人官之互珪然猶未見夫饕餮樗枿易世於堂皇而伯益伊臯櫛尸於洞壑也是以聖人盡性而符天賢人盡事而符己愚士象罔匹夫嘗試故白環貢聖而爲禎樵夫得之呪嘯於妻子烈士磨金而不顧臧獲得之矜持而竊昧命繁齒於家人道竭神於上理所以有鰥登庸不假庇於皇穹良弼收築不私疑於寤寐龍地之蟄豈先誦而後伸辛研之能抑前貧而後富哉考其所然晉卿誨盡於日夜若敖兆凶於荒谷賢媛闡微於蕩心良史徵幾於舉趾或茅積而已釀故見端於有似此天子所以覆醢而懲羹掩目於望馬也且夫撓盆之水方銳而易形苦澤之波鯨鱗爲最沸土爭機於亂絃力稱強而久眎商臣歷祚東丘厚生固其所也若夫忽絕之朝而綿楚祀放殛之下而保凶終則孤竹之裔可望之而傷魂華商之徒亦馮之而告哀矣故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太清無鄰所以致貧極口危行所以致賤朋絕獨從所以致窮勞神鑿斲所以致夭以其所必致合於所不爲賢士鮮終豈不諒哉近世則有歷下攀龍河朔盧柁皆剖精於鴻濛裂彩於天地然而鋒稜既缺跡跡終跌相次殄絕榮辱偕灰一行之差百咎俱集洪範曰攸好德則錫之福無逸曰生無逸亦罔克壽然而好德未必福無逸未必壽言天道之莫馮而人事之難悉也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有道之士不自處貧故無富不自處賤故無貴不自處窮故無達不自處夭故無壽考樂歌而爰免休蒹葭作而黃鳥息甫田之狩豈數值於獲麟夢澤之罟豈遂絕乎飛羽哉

辨

聲無哀樂辨

聲猶臭矣聲之有哀樂猶臭之有甘苦臭不無甘苦何云聲遂無哀樂也夫味以甘苦爲主然而中苦者不
甘聲以哀樂爲主然而中哀者不樂詩詠茹荼羨猶薺之甘易稱鼓缶繼大壘之慟言甘苦皆中於性而哀
樂時寄乎聲如聲不能使人哀樂則味均不能使人甘苦也曾子含憂蓋七日而不食中山聞樂甫操絃而
綴泣非芻豢之變而膠毒管絃之更爲縲紲也情極於中則物閉於外情極而勢不移物閉而體不變聲臭
之自然豈爲嗜聽者改度哉稽生曰夫味以甘苦爲稱聲以善惡爲主善惡自定於聲音則無關於哀樂哀
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此猶言人以妍媸爲主心以愛憎爲用妍媸自定於形骸則無係於愛憎愛
憎自分於所觸則無關於形貌要以當世之喜愴無當於中耳未可謂名實之俱存情形之互察也夫聲有
哀樂色有慘舒貌有榮瘁此三者皆不及情而名存焉聞聲有哀樂受色有慘舒觸貌有榮瘁此三者皆不
在形而實著焉揆景以表形緣名以測質故萬物之情見也味有甘嗜而甘之亦曰甘味有苦毒而實之亦
曰苦甘苦亦有出於嗜性哀樂何必絕於聲境乎且善惡比之甘苦哀樂比之喜怒喜怒之不可以爲味猶
哀樂之不可以爲聲然則但云聲無哀樂之情味無喜怒之性何以云味有甘苦之味聲無哀樂之聲也夫
謂聲之無哀樂者向謂聲之不能使人哀樂非謂聲之自無哀樂也如使聲必能使人哀樂則孕婦號泣不
動色於受辛秦青善謳不破涕於齊婦遂謂孕婦無酸楚之情秦青無飛揚之旨也如謂聲音必自爲哀樂
則洞庭之竹皆含湘君之悲嶧山之桐皆習虞帝之怨然後可披以徵羽之音表以疏越之韻耳夫鼈靈之
鳥不必多悲而其聲切者近於哀也飛駭之噪不必多喜而其聲解者近於樂也聲不與情涉則但稽其聲
不當離聲以責情情既與聲通則竝吹其情不必隨情以徵聲故謂聲之有哀樂者非謂器之有哀樂猶味

之有甘苦者非謂釜之有甘苦琴瑟不必垂涕而含凄切之聲筓釜不必流涎而調濃悅之味味入口而輒
嘗聲入耳而自覺既所使之無權又每出於異體要皆以無情自動俱有舒慘之施何得云一體所出不當
獨含哀樂之理也必以飲泣爲哀之旨自得爲樂之故則笙簧之不能啓齒絲絃之不能掩涕蓋可知矣胡
笳羌管氣寒而聲幽操危而韻永譬之於物若駿馬之嘶邊罔象之泣海故以爲離家之聲齊瑟秦箏抗警
而墜徽徽繁而指激譬之於物若珠人之入淵淒風之發澗故以爲憂生之韻是以素女鳴絃黃帝減其半
聲雍門奏瑟孟嘗潛而下淚皆深感於哀樂非徒取乎善惡且以善惡爲聲之主者聲之感人維當在善甘
苦爲味之稱者味之感人維當在甘至善之音無別於哀樂則至甘之外無分於辛酸也夫聲有清切平緩
而同宣之哀樂味有甘苦辛酸而同劑之美惡聲色臭味皆以善惡爲主視聽飲食同以愛憎爲用善惡之
爲衆主豈獨聲哉且善惡之非哀樂猶啾鴉之於啼鳥嗥狗之於鳴騶在聲氣之自分非一類所能槩也夔
搏石而舞百獸曠動角而翔元鶴同之善而有哀師延之寫灑上褒姒之喜裂綉同之樂而有黑哀有善哀
樂有善樂哀樂有互聲善惡不竝載故哀樂不以善惡爲代也聲去惡而主善故易淫淫而後悲懼遞用酒
去惡而嗜美故易醉醉而後喜怒雜施是以聲有三歎之樂味有百拜之酒詳哀樂於始聽辨甘苦於一啜
安在酒無喜怒之味而謂聲無悲懼之理乎若云五味萬殊大同於美曲變雖衆大同於和隨曲之情盡於
和域嘸美之口絕於甘境則辛酸鹹淡同盡於美激揚凄切同越於和此商人所致頌於清酌尼父所慨羨
於關雎也若夫昌歎獨奏文王不知其辛芩芪互嘗炎山不知其苦曾參歌長楚而有鹿鳴之聲少婦頌由
房而作有雍之聽此亦小遠於人情大乖乎物類矣使夫隨曲之情罔盡應美之口不絕此必有濃情蓄於
域先餘惘惘於境後所以夫子觀韶三月而不食大舜聞鳩十日而下涕皆所得之既殷不與物而俱徂故

聲往而情猶宿也是知音有雜緯不可槩經以太和聲有實音不可遂刊其虛謚苟復強以致功故難明其獨體如知體之有常當入耳而輒覺雖復聞哀而笑嘆聽樂而悲零但不入於此情曾何爽於彼聲哉聲動於無情性移於所習各以樂而興甘隨指哀以爲樂倚房長思興羨於鳴琴樊衝聞悲共讚爲絲竹淫者善思思者善愉禍亂之生所自來也向謂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止於靜躁將謂酒醴之性止於甘苦量之應酒盡於欣厭何以遂至於亂哉夫舜變異德操樂不同而同之正鄭衛異風操樂不同而同之淫豔彼則醜此崇前則戮後所以平公屢歎於新聲魏斯忍臥於古樂如使襄涓之巧能移唐虞之音易簡足以平其君心靜重足以正其下志汰哇奢以歸和蕩穢吹而發籟百姓共聞內外則之三皇五帝不絕於今又何怪焉阮公曰夏后之末與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梁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感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吝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皆非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夫音以善感爲至妙感以垂涕爲妙音低回激楚擅郢中之歌慷慨流連發愍主之歎由斯而談則聲但有哀樂而更無善惡也先王知哀樂之中人甚於善惡故中以制器平以調聲器取其不越聲取其不過女權盡於芣苢男憂極於蟋蟀咸以調哀樂之音篤悲愉之節也又何云聲之無哀樂哉

考

九邊兵餉考

甚哉持滿者之難也方國家之初載創建方新戡蕩非久勝國之裔亦數數不靖邊塞周垣營堡之數或間百里曠如星夕諸邊臣關然守其尺籍蓋亦翹關相視無異也於時九邊軍衛額兵亦八十萬焉副其半一歲頒賞僅二十萬金既乃稍增至四十萬所食屯田民運輸粟中鹽不知凡幾而太倉晏然即今馬價已當昔者九邊之奉矣正統而後稍召募有所增餉然而于忠肅所議派京軍出助諸邊於餉不增士亦可以漸練而談者又以變國體攘邊功爲嫌行之不數年輒罷自是京軍不出國門日敝委而九邊錢急輒移調靡餉無算至今日極矣當宏正時所給年例上下非遠僅四十三萬食屯鹽開中如故方其時亦有東西六部火篩之侵陵罕慎瓦刺之用兵而故額所加率不上二三萬至嘉靖稍增至五十九萬於時吉囊虺蟠於河套俺答豕視於豐州青赤兀慎把都那林吉刺之羣桀驚於北部天子用戒乃大治邊隸垣千里而奸人不禁遑遑風逸導諸寇出隴垣之外三四年間續發帑金六七百萬加餉至二百七十餘萬卒無所佐諸健鬪庚戌而後益募諸道兵及各邊銳卒入衛置三輔經略出京師以練邊軍制置益多大率與戶上下視其鳴鏑以爲走集去則隨已於時樞臣亦言精銳入衛則邊鎮勢虛援者告勞調者告費數年之間動散七百萬緡不如本鎮抽補餘丁歲可省十之六七也又後數年乃命諸鎮各練戎卒而戍卒懦久不可驟鼓蓋終嘉靖之世兵餉年例至二百八十餘萬而當時所講復河套大創東備朶顏西置哈密盡仰於此矣天惠中國雖懷音順義款塞今六十餘年又以口顯祖之威首靖東域梟王梟破兀堂中平哮播再拓河西正莊涼之界定朝鮮之疆邊塞戢寧萬八千里顏行無逆雖有長昂五路禿賴力免乍往乍復於山後河西之間然如蠅蚋讓聚塵散豈方嘉靖時小小豕突之事哉而九邊餉額頓至四百八十餘萬蹟其所由不知何始

蓋比宏成之間踰十有二倍矣猶且盼盼動呼庚癸揭竿欲起者所在而是施及於今邊餉歲出遂不復可計是盡邊氛之故乎抑守戰不力之害耶夫枝葉太盛則蟲孽趁陰一堵之牆而共爲壘斷將之所利卒亦利之亦利之挑構一隙而千害百沸勢不得不多設備若趙全高懷智之徒矜弁而有也其始亦以謂冒口糧獵鷹賞竊脂自覆而已卒使朝寧罄千萬之藏壞之而有不足由是而觀邊計贏絀舉可知矣其贏之舉以積粟通商慎籓籓省召募爲上而召募一月勸費一歲之金其絀之舉以擁虛籍尅舞弊恣奸民購出入爲上而恣一奸民甚於奉敵國十年之餉今遼左未復黔中尙困天下九邊獨以遼黔自爲首尾事浩浩未究但取薊永以西歲餉諸額約略較之薊鎮舊額僅萬五千嘉靖時增至七十三萬萬曆中年百二十四萬今計左輔折色之數已百五十餘萬本色稱之又益以鹽菜三鎮各六七萬則遂踰三百萬矣冒易井陘亦二十萬十倍初時宣府舊額無過五萬今踰三十萬主客之餉又百二十餘萬大同主客視宣府山西強半視大同延綏舊額倍宣府自嘉靖迄今復再倍之此其幹謹者諸寧夏固原甘肅之數或加十萬或八九萬要不止倍於舊時約九百萬爲九邊之餉京運過半而天下歲入僅四百萬泉竭池頽亦可推矣又復加派天下地畝雜項之賦近五百萬萃之關上以俟東討之師討不可期則餉不可止此五百萬之中僅六十萬爲遼左舊額耳餘俱新餉然遼左舊額初僅一萬不謂一萬始者今竟倍數百萬博之未利也自遼左軍興黔事繼之全楚之餉割以與黔天下之餉罄以與關物力大絀縉紳蒿目復思隆萬之時方隆慶時天下少休省寺之積尙四百萬然承嘉靖末年東南偏弊一日問司農倉儲幾何司農對僅支數月上爲懷然汰光祿之供得八十萬盡以濟邊施於萬厯用不大困十餘年間問金之積至一千餘萬庚寅平倭轉餉一百八十七萬借問金者百六十萬朝鮮用兵先後七年轉餉五百八十三萬而問金出五百六十餘萬征播

之役費百二十一萬而問金出三十三萬用一問金而三動俱集天下不知猶以其餘佐九邊之急每一告匱司農仰屋輒請百萬或三四十萬如渴而糴於井夫豈無大工大禮小小醜類蚤虱雀之侵耗其內哉而充積者彼者其持之有道而用之有數也今光祿不會而問寺如故積貯亦已二十年顧獨習然無一萬之蓄天下嗷嗷咸議鼓鑄過三年銅高於金末與本齊而錢流不反天下耽耽散其本業新餉已舊則獨以地畝雜項年例特聞甚哉持滿者之難也徵天下富厚不及此然欲以此而長富厚養源泉則亦難矣先臣馬森嘗告我穆宗曰祖宗舊制河淮以南輸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輸四百萬供邊境因地制食中外不絀今一再變爲主客年例十倍遞增猶且不止鹽法屯田虧其八九民運之數遺其二三猶且守之與邊士爲利可歎也夫攷厥所繇人樂見金而輕積粟粟死金生民乃不榮天下之耗大較用是也

治國說

凡治國只明日分斗差二事日分既定則氣朔星纏可得而考孟子所謂坐致千歲者也漢圖四分之二百餘年而差因有以斗差減日分之說自何承天至郭守敬十餘家遞有增損厥家以爲長談卒無確據徒觀日食淺深星纏疏密隨時增減而已其實爾有至理皆出於易古人以易爲圖夏殷周皆用之凡易積爻成歲日月相差以分氣朔近而口七年遠而六十年又遠而五百一十一年又遠而四千三百六十九年交半分中以爲贏縮日分斗差各有盈縮月行於一月之中日行於一年之中天行於四千三百六十九年之中皆贏而縮縮而復贏疾而遲遲而復疾今人皆知月分朔望之有遲疾日行冬夏之有贏縮而不知斗差二千一百八十四年前後之各有贏縮遲疾也此事不明由是千歲日至不復可定日至不定則算國者猶之

推磨量黍逐年安排而已譬如一日萬分以四分之爲二千五百分漢末已覺太寬魏晉諸儒量減日分自八十一分至百二十稍密矣然而終無的據至元辛巳而後減至二百七十八分必如郭守敬二百年消長一分之說則是上萬年當加百分下萬年當減百分以何時爲底止是日落量影揆長無極也今考唐虞日至在虛危之間殷周日至在天龍之首漢初日至在斗牛之際我明初興在箕八九度間今二百七十年日在箕三度則是大槩斗差六十三四年而差一度每年斗差只得一百五六十分積六十年而滿萬分斗過一度也郭守敬用祖沖之之法上算百年加一下算百年減一然至今國漸贏斗分漸闕自春秋距今二千三百六十年已過二千一百八十四之限限外尙餘一百八十年又入盈國一分有八過此漸盈復還四分之舊非謂上算日長下算日消也大統國與今泰西國都無得失祇是隨時損益看日食星纏因爲高下無敢立爲日至定年限年贏縮者即使百密千親何關闕理大抵國以易爲本以春秋爲用易四千三百六十九年半之而盈縮更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十八乘之而食數更起郭守敬自辛巳上推春秋日食得二十七七八何可輕詆先年徐李諸公右泰西而左守敬邢魏之學右守敬而左泰西究竟以大統損益而食纏上下不甚差池何必謂四嶽之內天中以來皆無寸管可窺白日乎先年見徐國憲先輩便進易爲闕源之說渠國搖頭云易自是易國自是國渠祇見大衍三統粗剝皮膚不關推步耳又言斗分口合有盈縮猶月行之有遲疾渠猶沈吟謂今已行之不知今誰行者及至余談五百一十一年國行退縮無復餘分斗差每年一百五十八分強每六十三年而差一度未嘗不心馳其說然徐先輩以祖沖之大明國爲本祖沖之居於江左去春秋纔千年於四分國上僅減八十餘分即以百年一分加之距今千三百餘年國加十三四分爲斗分九十五六分耳如何可用見今庚辰辛巳國比隆萬間國有用二千三百九十八分者有用二千四

百餘分者如此則斗分漸狹當百年上下日纏始差一度自唐虞至漢千五六百年何以據自玄枵涉於斗牛漢距今一千八百餘年何以牽牛遽躋箕首動移五六十度乎必如隆萬舊國有用二千一百八十九分者則斗分已三百餘分不過三十二年便移一度此自梁天監間用之非久漸差何可定乎當知日法初無四分斗差實有定法以四分之國損其日行之數爲二千一百四十四強是日行之定分益其斗轉之分爲二千三百一十分是星移之實數以二千三百一十爲體以一百五十八強爲用中空三十分是盈縮疾遲之極差也其法但以易一畫積而上之至十八畫爲十八變得三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爲六十歲之實國又以七十二乘七十二爲五千一百八十四因而六之爲三萬一千一百四十四爲七歲之日辰外爲每歲之餘分凡國積之至餘分皆齊則爲日法此甚易簡非可用意損益其間也其不可易者五百一十一年而日法皆齊齊爲縮極極則徐盈其可易者二千一百八十四而盈縮始代代則八周復更其始中差一百四十四進退其間譬如每年冬至日道極南距天中二十四度其先後六七日間皆嘗浮暑一造其極必先後六七日度其所造而酌中限是亦盈縮遲疾不可膠執之一證也月以遲疾行於弦望日以盈縮行於夏冬斗以贏縮遲疾行於四千三百六十餘年之內遲者若周漢之際率八十餘年而差速者若齊梁之際三十餘年而差中者皆以六十二年而差若今明國是也諸家一以爲定則刻劔而求一以爲不定則游移莫據必如易法每歲之差一百五十八強進而疾贏二十有五退而遲速二十有五疾者五十四年約差一度遲者七十二年約差一度斗差定則日分正日分正則星纏明星纏明而後天道可得而言也泰西以測候爲工中原以理數爲主測候之工存乎器理數之主近乎道以道資器則領中之法可通於上都以器遺法則上都之法已滯於北平矣每見諸賢杜撰甚多皆蟻闕咫尺之內不知易春秋是爲何物萬一後代欲脩國律天

文二書必以回回西洋之書稟爲圭黍是君子所絕韋于葛盧斷灰于葭管也易稱治國明時亦云隨時損益然必須明其本深求其故如僅憑制器之精粗以辨食分之疎密則郭守敬之測候星臺之衡管一一俱存何必道表而求諸夷禮失而求之野哉

凡治國得日至最精者須測至日日中晷影橫尺不差如郭守敬所制雙谿銜枚倒影入池者也兩都所用表臬皆非土八尺之法不以至日景長一丈五尺六寸爲例然視其表端所到極長將復則其義一也周人以八起八爲卦候之準視其八八之中以爲極則每晷一寸而差千里方八千里圍之則爲萬二千里以盡九野日行之道今人既不用則隨兩都舊表測之但以兩至長短相較不差便爲眞候余少時嘗測日晷每冬至日日道極南晷影極北其先六七日亦嘗一到祇中間一到者爲眞或遇明晦殊觀則後先莫辨又以夏至短晷先後憑之則其眞候可得也今據黃赤道日纏除之不測日晷高下又不測先後六七日晷祇據先後二十日刻漏推之恐其至日時刻不能甚眞施於二十四氣未免紕漏所當詳定者一也

凡治國家得日分最精者須明盈縮差法自劉焯祖冲之而后雖談之頗詳然是一年冬夏之盈縮非千百
年升降消長之贏縮也古人罔用四分以四分爲極贏之候從四分中減去日數餘差三百六十六爲二千
一百三十四極縮之候秦漢之間日在斗二十三度宋元而後在斗箕之間千六百餘年行二十四度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則是斗分每歲退轉百五十六分積六十四年退差一度也漢前用四分八九十年始
差一度宋末用二千一百三十四分三十年便差一度雖未必盡齊大率差降贏而徐縮縮復徐贏今考三
十餘年前圖尙有用二千一百七十八分者去郭守敬辛巳圖差不過七八十分去祖冲之大明圖差不過
二百三十四分今見新圖突行四分如辛巳年十一月十九日辛卯未正一刻冬至明年壬午年十一月三

十日丙申戌正一刻冬至大餘五日小餘二千五百則是自斗差退轉五十八分外突進二百分與太初三
統同圖非復元統華湘所議之舊并非復李之藻邢雲鷲所擬之今也雖澤中有火之象損益隨時而步斗
推星之形升除有漸如全用此厯則日在箕三當百年不移一度如隨時更革則三五年內又當別算日圖
如臺官密移與天贏縮則後修史爲天官罔律者當據何方也要當考求日纏定星并授時大統差分原數
定爲漸差在百五十八分內外以漸消長所當詳定者二也又圖數之說始於唐虞圖數之隆極於成周明
興當天地再造乾象更始自洪武戊申距今壬午二百七十五年爲河圖中候凡圖數始於河圖五十有五
以十乘之爲五百五十以五乘之爲二百七十五仲尼所謂天地變化以行鬼神者也今正當河圖之中候
宜修明禮樂敦崇教化先德後刑帥仁興讓辟有道之士以培孳土德起聘遺逸之老以冒扶國脈佑賢輔
德顯忠遂良以叶應天地孚格鬼神變蕃艸木消凶弭咎傳之無窮又諸國家傳習私說互相詆訾雖更十
年不能定立今既能驟行四分推測日月亦無訛誤沿之四五十年必差一度宜因時定法使後世史官有
所明憑况今當壬午之年爲成祖受命之歲又適河圖中候聖主創制禮樂與海內更始宜以是壬午爲崇
禎祿元行四分法至明年癸未冬至仍於四分內酌損斗差一百五十八分強以壬寅丑正七刻冬至爲衆
差追天立氣之漸庶可永遠爲一代鉅典使史館諸臣藉以起艸不爲後代之所譏嘲又以是時選舊史精
通是業者搜羅二百七十五年經緯差池之數稍成編帙與會計漕運邊防兵制同爲六書以興治文德輔
翼體樂使百代有所規隨裨益不淺矣

執中用中說

知道者不知道之所極始則不足以知道道始於虛物生而靜靜虛以正則天地之中可見矣天地之中始

一而分兩循兩之端必還於一故中之中有一與兩無一與兩靜正則見之不靜以正則不見也諄諄之言而有是非膠膠之形而有妍媸是非之際不得中言妍媸之半不得中形故中者必還於無言與物以爲聲尸以爲形始故聖人貴冥冥之見而賤傾耳之聽貴默默之言而賤驟足之行所以養靜與正宅中而祖於天地故用一參兩用兩裁一進退於兩而以得一酌取於一而以得兩此數者皆非聖人之所執也用一參兩者一定則不復見兩其說有鳥火虛昂宵日之不同道也倏忽而易次千年則更舍用兩裁一者兩遷則不復得一其說在陸南之反於北薰極之反於溧也兼寒與燠則無有和日進退於兩而以得一酌取於一而以得兩者其說在損益以定管鐘鼗以校律灰飛於室而彼此不應也此數者聖人常執之而聖人不用常用之而聖人不執故中之於道不寄於物寄於物則其中散而不復可執聖人之執之則有三道焉曰衷也曰當也曰宗也衷者天執之物有曲折不衷不得衷之可執可用也其說在暑之與表也在涉海者之祀其南指也當者人歸之事有疑成約當則平當之可執可用也其說在銓之與權也在執蓋者之重其柄也夫使聖人者執表以揆曰執指以祀海執銓以量物執蓋而覆天下則聖人之手斂於錘錘而目昏於睨眛矣聖人知其道之可執而有不執可用而有不用將使天下之可執可用不可執不可用者皆反於不動而歸吾宗故表暑律度銓權衡蓋者義和稷益夔伯夷之執非堯舜之執也義和稷益夔伯夷之用非堯舜之用也堯舜之道虛靜以正虛不見兩正不見一故使兩一皆歸於宗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至正則虛虛則中中而無爲之用可致矣故堯之試鯀非爲兩執而試之也舜之誅鯀非爲兩執而誅之也喜怒不干於中則德刑之合徐應於外夷之爲禮而百神來格夔之爲樂而百獸率舞百神之視非爲中文百獸之聽非知中音也精誠極於中則陰陽之氣從矣夫使堯參於兩聽而姑

舉鯀舜參於兩聽而姑誅之雖百年不爲刑政即使夷爲體而參虞夏之半變爲樂必酌咸韶之間雖曩百世亦豈有禮樂哉故聖人者有無體之禮有無聲之樂有不令之政有不試之刑禮樂刑政皆樞於中不動動則衷衷則當宵日分之以中其星薰溧分之以中其氣律度分之以中其物暑表分之以中其儀銓權分之以中其數其分之者兩神其合之者一化故約居獨處而量極以立其說在湯旱堯水而大治不息舜之抱蜀而曉於大麓也

黃漳浦集卷十五

書

思文皇帝與聖安皇太后書

皇帝書奉聖安皇太后天步多艱神京再圯屬權奸之煬竈致海宇之瞻烏方此六月樓樓之時正當震來
虩虩之侯宏光皇帝已蒙塵於姑孰太后懿駕亦傳警於臨安而馬士英阮大鍼諸臣猶云靖南奏捷聖駕
萬安使天下臣民無所繫屬九廟社稷無所憑依直至敵迫塘西馬腥湖水乃謬附景泰監國之謀遠襲宋
朝隆祐之事欲以欺罔羣心陰圖異志方斯時也祖宗神靈憂憤於上江左黔黎騰沸於下朕以區區仰蒼
呼籲誠冀高皇一綫得保血食雖身為布衣還耕南陽固所願也而閩粵將士赳赳桓桓咸援春陵奮蹟之
文瑯琊渡江之典以為時不可失天不敢違大小勸進至三百餘箋朕亦思神器難虛口氣未殄必欲掃除
口醜肅清廟社續太祖高皇之緒酬宏光主上之恩非勉順輿情亦無以克襄大業所以納馬武之說於平
陵追耿純之規於鄣上也秋風已勁六師屈期朕將親觀孝陵收拾二京問坂磯所以不復懿駕所以南征
已先於登極之日遙尊宏光陛下為聖安皇帝即尊皇太后為聖安皇太后已告海內慰其懷呼皇太后能
御慈輿使朕脩其晨昏亦所以報聖安皇帝於萬一也臨風北望曷罄瞻依

思文皇帝與益王書

皇帝致書益王殿下興居千福甲申而後星漢初回留都不競復驚我孝陵移我鍾簾自晉宋以來禍變為
烈我殿下聞之為輟餐廢寢頓足思奮也朕自龍江出渡錢塘為閩浙藩鎮諸大臣之所維挽不能造膝商

興復之務顧念江南蘊義據忠能光我帝室者獨有殿下耳口氣雖騰天命未改我兄弟既輯睦無長沙東海之憂諸宗茅靡亦無復聖公盆子之事此太祖神靈累朝惠澤沁於人心不可誣也顧以朕區區悉率二鄭閩粵之師精銳可戰者尙未滿六七萬誠欲約撫昌之卒下於罌子章顛勁士萃於鄱陽不知誰當與謀者虔臺李永茂吾之故人亦頗相聞乎廣信吾之北門未有能操其鎗鎗者行當於此會大江左右之士無衣之賦可朝發而夕遠也嗚呼吾家宗社豈可殄於口口太祖聲靈幸猶存於謠觀何以教我毋靳惠風行人不具冀悉鄙懷

思文皇帝與潞王書

皇帝書達潞王自六月舟居錢塘躬睹監國相翊相推之意亦既揭焜遠近矣蓋私心籲天謂宗社有主兆民胥賴冀得引領漑鸞以就藩服忝叔姪之序所不計也而風雲乍變馬腥穢已至臨安權奸遺種壅塞上下朕無昆陽之甲銅馬之師即欲取日虞淵支天西極何可得乎朕行過胥江閩粵諸將士堅引蕭王之義於天下而敵勢日播嘉問未通迨至三江士民勸進者十日之內可至三百餘箋朕引泣推誠無以避之雖諸熊羆龍驤自圖其主亦皇天高祖默誘厥衷也朕披輿圖未當半壁欲申討伐尙乏同仇雖敷天存左袒之心而六馬有朽索之意推賢則衆志難移持久則匱祀足慮已勉狗黎獻以慰同人嗚呼祖功宗德在乎人心遺大投艱亦關天意古不云乎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書曰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朕持此兩端以告諸宗天地日月或聞斯言惟賢王幸惠炤焉微禮出自肫懷非止以例相涵途艱多不易致故引沼沚之義以致孚神捷握惟王亮之

思文皇帝與淮王書

皇帝書與淮王鄱陽天下之奧區黎獻無事擊壤以誦王風二百餘年矣此來兩都繼陷無復吳芮英布之倫荷戈以紓敵懷者朕爲兩浙閩粵之所推戴長此亟憂將率六師以復二京灑掃孝陵以覲列侯之寢廟晨夕惕厲不遑寧處語曰江湖之民多盜鄱陽彭蠡今獨不然則亦資賢王訓討之力也王尙撫綏斯民泂洽於德禮以贊我無疆之休教睦首義朕其敢不自勉情文不備聊達鄙懷朕於高皇帝爲九世孫王序似猶稍後乎慈愛珍重亦尊長之天性也握手神切惟王亮之

思文皇帝與桂王世子書

皇帝書與桂王世子自板蕩以來念我宗藩未嘗不臨食廢箸也太祖以大功大德廓清天下休戚未半皇天睠顧耄爾何知每以此義正告我大小友邦未有應者而閩粵豪傑雲起景從是亦天所以祐我高祖重關日月也已有詔諭宗姓不能自立者各赴行在相度授爵蒼梧嶺外奧區嵐煙消釋或亦可遂安枕不煩懸慮乎黍離麥秀古人所悲帶礪山河於今未替世子勉之行將賞爾介圭以釋神宗之澤焉

監國與鄭三俊書

監國傳諭園嶽鄭先生孤想望風采二十年於此矣巖廟將興必有隆棟時雨欲降山川出雲追維往歲先生于飛之日亦即孤垂翼之時也介狄不懲元夫是忌曾幾何時兩都忽焉凡我耆舊哀痛如何孤藉太祖高皇帝之靈爲閩粵士民之所推戴此中倪髻思慕先生如師父母孤念閩粵僻深必欲克復神京實資上游之力貴池北揭安慶南挹昌康建瓴東下力少功多先生能與哀臨侯商其利鈍乎信州以西衛嚴以東豪傑不少亦藉先生發其先聲耳孤與閩粵士民臥嘗薪膽不敢以播灌之老役於仡夫儒以高皇之靈惠然來教孤將擁篲拂席以慰此中士民之意唯先生幸垂意焉

監國與劉宗周書

會稽劉念臺先生孤側聞高風久矣天未厭亂奸究蔽燭使五朝遺臣退老丘壑先生還駕而國事日非會未數月鍾山復震是孤中夜拊心而泣血也孤爲孝陵九世之孫少嬰多難壯值艱貞蓋先生肥遯之時亦即孤垂翼之日今乾坤板蕩四海無主先生潔身獨行將復安之聞中士民粗安忠良不乏先生不忘先澤能以隆中餘謨拯此忠壯固所願也即復徘徊與江東父老鼓舞子弟共獎帝室高皇在天之靈所馮藉多矣臨風跂想不悉願言

與金正希書

板蕩疾威一遂至此誰非臣子獨令正希先生與不肖號籲於窮崖之下是高皇在天所爲悲慟也卜困未衰明當復繼今上英武足熾光而文采精博亦復過之浙東諸郡早已輸誠父老攜杖以聽詔書殺口使奪印而歸者指不勝屈咸云子駿與機部倡之大江東西雖未能相及要其精氣達於風雲矣令諸戴萊臣來見主上欣然相遇不減馬援出關西時不知見我正希當作何魚水也日前諸詔勅想都已達王伯齊一決明主不待丹陛之下耳句容朱潤生與茅山何成吾何敏吾兄弟決應肘腋亦識時之傑也朱序何無忌不足以方之詞臣張家玉平之皆與之蚤盟指日廓清得李孝原出於虔州楊機部出於臨吉更二三豪傑起於臨安則孝陵鐘鼓願盼和鳴耳弟老矣羞談管晏今日爲披髮左袵破卻閉戶纓冠正爲海上牽松放舵不得不知遇巢許道上作何掩面也武人開口說推兵足餉吾輩開口道不以兵車兩路合成卻有真宰提衡於上安得與兄翁先生抵掌頓足揮涕而笑也主上決意出師弟欲諸兄弟團樂成算不以敵遺君父把臂一呼便如無節之竹耳古今雖各不相同椰椰安坐光武馳驅酌於其間一日克復非吾輩誰復任之者

梁臣兄已授職方監句容軍暗時必悉此中動靜臨風翻跋不悉願言

與艾千子書

千子兄望兄書至久矣麻談燦在目中決不異人意閏月散兵亦缺事想爾時慌惚不得不爾茅崗之禍兄與寄老同一仇讎聞之酸切永定羅川均之不濟僕再書與光實將軍勸其歸命而遲疑不果今益藩已至後夫之凶應獨受之但中朝寬仁以敦睦爲大不復追其往者耳羅總入蓮子洞如飽虎已當復來英口已疑金賊使孫之獬來領豫章金賊前受僕招稍有瑕釁萬吉人顯然宣其已撫遂復不果儻永勝與吉人能撫金賊僕亦竊受其庇食無言之福耳孫毅叟與僕同門相知最深此來不爲無意朱序中流當使毅叟建之不疑惜僕兵少未能成泥水之烈耳有神將夏孚先趙之壁陳學鵬者三人皆可用率千二百人已至東鄉不知兄晤之未東鄉與進賢比肩揭萬年曾子家皆僕肺腑堂堂江右乃無一人如田疇太史子義者可歎也戴初士頭髮雖除心孔尙在決不賣龍沙之路兄可遣人致不肖之意孫毅叟戴初士在豫章而使豫章陷沒則吾黨陷豫章非敵陷豫章也又建昌有廣兵一道可十餘萬新出盱江此陣頗知有僕幸作速遣人邀云閣部致意林孝廉無恙彼必自歸也朝廷喜負人此輩必不負人者歲事云迫六飛未動再有隱隱世事必不可收老兄今在職方不得泛泛復作尋常舉義僕物望輕微貴人所輕但爲蠻貊豚魚所信若在貴人前逗漏一語則吾事去矣明主宵旰殷憂此事度非諸貴人之所能辦如有定議不過鄱陽數百漁舟足當十韓九岳何必英布番君乎夏孚先兵先至東鄉老兄有便可使人調度不至落節趙陳二股必與俱來東進之閒賢豪不絕即如永勝來亦以偏師待之分其形弓了無所吝也便附去孫毅叟書一通前有三書與金聲桓想已見之范老子焚西夏書爲當時所怪今定不然唯老兄詞度爲高皇明德報恩罔極自是

性分不關勳名上事子家并附一書去謝謝難罄

與錢某書

蟄天末無殊聾聵五月廿七日乃聞神京陸沉鼎湖戰血此自臣子奸回陷我君父剖肝瀉髓奚贖其辜老先生與望所歸經心素熟又當尺五之地居高易呼劉桓溫陶之業誠不足以貢左右至於管樂桓文猶或可爲也張孟卓書生耳登壇一揮天下投袂先生誠得三吳俊傑數旅之卒灌足江淮義旗所指先討劉賊次及李張山東遺黎必共響應雖云破壞之餘振稿不復而曾霖寔黃又生猶堪芻秣資扶穀之用寧當膠目矇口需天下之清乎張季鷹云名在四海者以自藏固爲難今東宮猶未出坎而留都倡爲當璧之說郡縣俯首勸進從風天下事非史氏家事天陰乍涼諸君子遂化爲好遊乎此中迷聽聞信不真偷宣平復起江南推戴無踰老先生者某雖槁朽亦當頂戴箋啓從舊史之後願瞻頂頓涕淚如波霞城稼軒并寄於邑不盡

與鄭園岳先生書

園師函丈世事遂至此包胥之哭欲向何門方新安未陷時皆仰師雲霓不日入關卽六真書亦深以紫氣爲望至朱盛濃過乃知河漢古建德山水雄深其間必有偉人若韓岳李郭之倫寧當以此歸之吳次尾今亦安在謝車騎用寡亦須八千但可一試耳若持久恢復非三萬人不可虞雍公劉信叔手段猶之劍首一映而已某以空手召募三月僅四千人一粒一錐皆自呼籲朝廷眞以寒冰置之牛羊不字老師能爲覆其大翼乎古人作事全爲國家今人爲自家髮社安可不力如謂此道殊於顏回者則閉戶可耳數日將復新安四顧將呼誰爲助者東崖今幸已出老師幸趣裝三十年寤夢發於今日勿使餘生獨自呱呱也族中子弟幸致意努力爲某助具桴鼓如朝夕還山亦藉吾師授以安枕也

答陳臥子書

別時屬言或有要聞以急足相示既而悔其不倫世寧有五千里外徵魚催鳥者乎臘前見梅使果然千里踐諾不爲不快矣此間天末如甕底不聞雷聲卽云口警畿輔洊驚亦殷殷然在寤夢間見來書乃悉顛末小疏既不得達家僮又未歸煩悶不可言沓渚島後之謀澶淵城下之策當事必有身執之者狐兔猥然見人輒伏又何知焉口既歷通源抵河間授師虛聲未能遙集又踰曹濮出漳衛從紫荊抵扶風則與口背馳實不相當誰從景滄挂其銳者王鏡山劉鶴州能以充濟之旅橫厲其衝則川南楚筭皆不可不致也敵鄉水師想已蚤濟衆無知者爲此趣口究不得力曾霖寔登萊之任欲究此局涸鮒呼河河如鮒何口用兵數持重如松杏之圍二百日始決先年深入皆巢孔用奸民道諸 跳蕩能以一矚委之洞其要害諸叛將之首可囊探而得也惜僕老矣病困且疲卽作陳子公獲與造請不能屈指決眉睫間事安能制勝千里之外乎私憂過計止爲河干猾子未必安心託漕於寇委郡於口野不待清堅無半壁宵旰海心以爲驟醫不效改藥換方管樂天之不終悼阻欵之失計使諸君子吞聲忽痛是足嗟耳雌黃絲人窮達由命放魚逸鳥不與輕餌重歸鑊頭銅筋何必重游熊羆之館乎至家已五十日自昇春鍾復理松楸無暇問之籤架間一顧之率散佚不可問便頽然神阻齋所云書亦粗有意決無從次第之也天假餘年得以草野宅身蠹窟猶令墜緒不委斷機一爲外物所遷則仰思且起俱成中道矣與言及此雖兩文成不易數字又安能詆譏遽瑗揚名狼臠乎廢輿成敗有道之所不談然其梗概屬括盡在象正中匡濟餘閒用數枚青蠟了之生平簡淺不於此中復作與義也李舒章詩雅聖清寤宛然唐人其文名已播所惜未晤得來教足抵對榻也

性分不關勳名上事子家并附一書去謝謝難罄

與錢某書

蟄天末無殊聳曠五月廿七日乃聞神京陸沉鼎湖戰血此自臣子奸回陷我君父剖肝瀉髓奚贖其辜老先生與望所歸經心素熟又當尺五之地居高易呼劉桓溫陶之業誠不足以貢左右至於管樂桓文猶或可爲也張孟卓書生耳登壇一揮天下投袂先生誠得三吳俊傑數旅之卒灌足江淮義旗所指先討劉賊次及李張山東遺黎必共響應雖云破壞之餘振稿不復而曾霖實黃又生猶堪芻秣資扶轂之用寧當膠目噤口需天下之清乎張季鷹云名在四海者以自藏固爲難今東宮猶未出坎而留都倡爲當璧之說郡縣俯首勸進從風天下事非史氏家事天陰乍涼諸君子遂化爲好遊乎此中迷聽聞信不真倘宜平復起江南推戴無踰老先生者某雖槁朽亦當頂戴箋啓從舊史之後願瞻頂頓進淚如波霞城稼軒并寄於邑不盡

與鄭園岳先生書

園師函丈世事遂至此包胥之哭欲向何門方新安未陷時皆仰師雲霓不日入關卽六真書亦深以紫氣爲望至朱盛濃過乃知河漢古建德山水雄深其間必有偉人若韓岳李郭之倫寧當以此歸之吳次尾今亦安在謝車騎用寡亦須八千但可一試耳若持久恢復非三萬人不可虞雍公劉信叔手段猶之劍首一映而已某以空手召募三月僅四千人一粒一錐皆自呼籲朝廷真以寒冰置之牛羊不字老師能爲覆其大翼乎古人作事全爲國家今人爲自家髮社安可不力如謂此道殊於顏回者則閉戶可耳數日將復新安四顧將呼誰爲助者東崖今幸已出老師幸趣裝三十年寤夢發於今日勿使餘生獨自呱呱也族中子弟幸致意努力爲某助具樽鼓如朝夕還山亦藉吾師授以安枕也

答陳臥子書

別時屬言或有要聞以急足相示既而悔其不倫世寧有五千里外徵魚催鳥者乎臘前見梅使果然千里踐諾不爲不快矣此間天末如甕底不聞雷聲卽云口警畿輔游鷺亦殷殷然在寤夢間見來書乃悉顛末小疏旣不得達家僅又未歸煩悶不可言沓渚島後之謀澶淵城下之策當事必有身執之者狐兔猥然見人輒伏又何知焉口旣歷通源抵河間授師虛聲未能遙集又踰曹濮出漳衛從紫荊抵扶風則與口背馳實不相當誰從景滄挫其銳者王鎮山劉鶴州能以充濟之旅橫厲其衝則川南楚筭皆不可不致也敵鄉水師想已蚤濟衆無知者爲此趣口究不得力曾霖實登萊之任欲究此局涸竭呼河河如紺何口用兵數持重如松杏之圍二百日始決先年深入皆巢孔用奸民道諸 跳蕩能以一馴委之洞其要害諸叛將之首可囊探而得也惜僕老矣病困且疲卽作陳子公從與造請不能屈指決眉睫間事安能制勝千里之外乎私憂過計止爲河干瘠子未必安心託漕於寇委郡於口野不待清堅無半壁宵旰海心以爲驟醫不效改藥換方咎樂天之不終悼阻款之失計使諸君子吞聲忽痛是足嗟耳雌黃絲人窮達由命放魚逸鳥不與輕餌重歸鎮頸銅筋何必重游熊羆之館乎至家已五十日自昇眷鍾復理松楸無暇問之籤架間一顧之率散佚不可問便頽然神阻嚮所云書亦粗有意決無從次第之也天假餘年得以草野宅身蠹窟猶令墜緒不委斷機一爲外物所遷則仰思旦起俱成中道矣興言及此雖兩文成不易數字又安能詆譏蓬瓊揚名狼躡平廢興成敗有道之所不談然其梗概屬括盡在象正中匡濟餘閒用數枚青蠟了之生平簡淺不於此中復作興義也李舒章詩雅粵清穉宛然唐人其文名已播所惜未晤得來教足抵對榻也

仰誦長風并溫劑餐餐懷念不悉願言

與陳臥子書

臥子兄在驚湖草草一別遂無復夫差句踐之境竊意自恨又何必岐山之下此時人才如賀陳顧陸俱為猿鶴寧復知世間有不為管晏者乎五六月再下錢塘策事不就乃奉唐藩來主七建非得已也免於左衽而已比見殿下英姿天縱淹貫今古始覺前人羅網望於星河美里夏臺辛苦未乏也七建風俗未漓負簪拖船者猶足以奮得江浙左右為之羽翼此足負朱天而立北極耳雲間路寧途中斷耶每與張覺老想望霞城諸公一航一車如何可越必使兄丈與諸賢豪練海上之師與敵鄉相應朝扶諸而暮碣石此可坐挾豺虎以飼鯨魚耳聞門曲阿遂無練氣拔刀砍案意屬何人兄與彝仲能遂從肩張目乎菰蘆之下亦難久居抱石蹈海亦何可遽幸吾鄉有主相與決策一年而下錢塘決旬而入建業進無祁山之艱退無瀘水之阻葛侯之去顏子想亦僅一間也前於啓事欲亟請諸兄與雲升公祖來扶大業而談動云迂闊昔耶原避地以入遼東馬援遂遊以出西蜀此吾兄弟之邦衣冠文物結於雲漢何便遠乎 暑深北去諸兄弟幸過此以襄大業武人大略閉戶自守非為謀者四方集勝其氣百倍不肖藉此以卻萊誅奄之盛何必人為水鏡家號鹿門乎千唯重念副此同心

與陳臥子書

臥子天下事遂至此倚筆作柱棟壓集傾寧復以不肖為迂乎比明二百七十五年之麻丁寧反覆著於瓊象一書使詩書無徵則卜洛為過矣建武太元尚二百載鄧仲華王茂宏亦猶之中流耳即使臥子不為誰為之者西塞湖口皖城之險北扼王家淮陽之道料理六合京口以待東宮徐出重兵北出清河西出九江

兩路討口持其所危以貽內安資新主之靈鼓方且之氣從來蕙靡如落葉更生去其故蒂矣四五年先帝欲樓社稷使元良奢翼留都今之鍾陵與春陵同音矣天下喁喁同仰元良如昏號且而南中諸傑謬稱歷紐橫召四方作勳進表今東宮朝夕至孝陵謁神烈山不知史道鄰伏地何所施其面目也天末甕中逃音不定如使先帝遺統未詔監國之號不動人心則主社稷者即吾君也草莽卑賤何有異詞先起為藉後稷逢殃戮力圖之是在臥子矣

答楊伯祥大史書

世道祗繫斗柄風雷自胎嶽瀆而菀柳詩人蹈及上帝道矣日來天遠海樹雲稠隙光不漏朦朧之揣日簪跛鼈之跂岱嶺不類一絲何止萬里涂德公來得拜書知道體清豫并江關動靜稍得掀眸比得建昌所惠書又在涂前八公所撰召對恭紀想應見之大厦一木決不相謀滄海橫流聊以卒歲即使興元有詔招七藩之魂齋室能謀決青燈之帳猶未宜以折肱之燈擁唯塵之轍也巴涿動靜自不相關蝸蟻飛鳴何處蔑有才者自才道者自道唯兄與弟自信得過耳朝家明以重擔交兄與鴻寶天下心魄看兩家動靜擊壤餘生無所短長猶水泡燈隨流滅明而已燕翁可出山未鍾山英靈想亦無恙左師江上鷓鴣如何齋盜資兵顯無歸著此帳安可消除不肖兩次趣人出師幾使募者欲拔其舌世事滔滔終當令此輩擬稍及目也賤體日益虛撫案作書輒鼻卹垂下如峯懸瀑倚筇遠山不能百步每風雨酸痛甚於曩時以此掩關益謝人事不知興化離類又當何如著吾手脚也溫陵二公百五十日未有家訊以此不知神京動靜前疏單上已平下小僕亦未迴石帆消息無從問之江表二公寧有使石帆陸沈之理近有分別簡便款中想載之也予子似當噓揚過此多唱反屬和稀李茂翁勤王蚤晚入都可慮念臺二無之撰猶之以薛抵楮唯冀天定勝

人戎醜蹶生屈於長道耳象正聞武林版已就未見分張中與前本異同亦未能詳定皆草創也四詩誦之無數外一扇二紗並致鄙意謝不勝

與楊伯祥書

秋初接璣兄書乃知豫章猶未聞閩中動定前書乃錢塘造次羣蜂幾自喫腹也六月中勸潞藩舉義迫不可爲下塘西勿率西上乃與今上遇於桐廬萍水風雲奇耦適合碌碌因人未免爲留鄴所笑然而今上不飲酒精吏事洞達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未見也每見必與談璣兄精心篤識作大事不得機兄猶南陽之無鄧禹目下暫寄銓宰猶驕驕之羈絡也袁江州既不可收令人長嘆左家健兒尙多能遂化爲沙蟲乎熊京山父子竟如何似當資其一臂之用戴初士劉世兄安能寂寂前有書招舒魯直都不見來山川悠遠又有戒心無足多怪必如上策鼓舞衆志番君英布決此湖水蕩滌鍾山豈可量乎敵鄉阻遠勢緩節鄱陽之經旬建溪之彌月也能建大事者不在蚤暮但恐盱江新破豫章無力虔吉之師不復能相從耳劉晉卿暫借司成今亦安在我數人即智不神禹勇不彭祖何詎不如管仲唯璣兄圖之張兄家玉者有志節借試來豫章專爲商此大策幸悉心教誨并藉入筆血共灑也

與蔣八公書

蔣年兄知已閣下比有人來傳相君意云須再疏辭謝者此自肉骨之愛起死噓枯情理當然義不可廢然自去歲秋前尙不知兩疏奉旨何似至此五六月間頗有傳誣誤見摘者恫惑久之比八月家僮歸乃知爲惜才溫綸眉目始開又讀召對恭紀鹽梅發香爲榛莽生色敝屣疏衣無復登堂之理但得俯念荆著識之千秋爲榮多矣八月後遺疏再出門又以邏緝人嚴遽迴中反坐此稽遲又成隔歲吾鄉天末空山疎陋魚

腐杳然相君諒之蚤也漳南自去秋而後無復淨土浦安和靖四邑鄰壤嘯聚之羣動至千萬度其爲患甚於南安自江左震鄰而後呼吸九連無復靜理某以松楸託於荒野每聞風鶴則村落遺黎相守基下頰飯甌粟濡沫難周决無舍松楸以就小草之事去臘十三日爲諸生強一出行至江東絕壁中持杯昏眩墮身墜崖可三十仞皆亂石嵌空觀者以爲萬無生理幸藉知己神靈正墜石灰中得不盡粉僅左腕左足屈伸酸痛而已廿餘年通籍金閨無終年之祿全席之奉而干死一生人理所絕闕下北司繼以溝壑視古人駭舟墜水之事億倍過之而天上故人以爲棄非刈葵置不復道亦後世弔古者之所共歎也古今奇窮唯庾袞墜於懸崖楊軻沒於非命爲有道所歎令某異日與庾楊同傳寧不煩八翁爲一潤飾之乎豫楚秦蜀比復如何霖實在登萊想可無事方今人才江右唯楊伯祥熊文舉吾鄉唯何子陳平人而平人又不竟業可歎僕得折肱抱膝與塞翁坐觀傀儡未甚寥落恐馮倪二兄不能以柝擔之憂易曲肱之樂也相君大抒訐謔使吾輩耕鑿無恙別當摹勒誦德無窮乞休疏似稽遲然事勢如此幸函蓋之千禱萬祝首揆前有書不敢不答并以空函附致區區孝經大傳洪範明義并附正八書未完以俟來日諸愛大家垂念謝正月穀日道周頓首

答張汰沃書

人日聞凱甫之信驚悼不可忍人間可哀真爲二錢續嶺不還恰鄰子晉矣如此人乃不得二十使顏回自爲尊宿衛玠亦據彭年我輩視之黃鳥鳴哀不知汰沃如何幸楚文章惜命命又惜文章賢達中身多談半釋寥消之言過於引淚耳先生幸自寬比年來見多少好友中道相失以彼異人終當遺物既有屬離之緣不礙變化之路且使玉樓有人知我輩艱難無過也前見煙叔書來貴祖堂上有殘損此亦塵海上事不關

閩風多藝多才周文所嘆野夫舉子蒜芋鈎連留得我輩尙存所謂眞府之逸民諸天之逋客也少讀莊生願從散木晚觀向子悟六爻合當共棄文緣同消化妬即爲知識談情抽腸縷血無益耳從此言風水星命消讓補救亦爲俗人操柄落蒼黃子所晒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唯先生抑情達性徐賦右招加餐無恙

答張汰沃惠集書

惠新集又近百卷如使萬石藥行當復兼輔矣病中極目兩日未能百一章漢之波屈注就人雖曲池澄潭無復安瀾閱尺牘乃使蠅鳴俱齊簫籟自是交情見收要非文囿所貴也千里負青則已過矣老來益倦深愧曹袁前集誦讀尙未半今安得再二十年枕籍其中循脉望之緒引其絲髮乃欲使鄭市里人尙論崑淵織室浣衣高題絕絃非獨情義不深亦恐形模未得徒增割誤耳九成之臺旣已益囊雖有嘶風無復鎮理度天下相知無復掩捩利病深於斯途者黃五嶽孫洞庭造次雖深覺類不少胡元瑞虞德園才儲皆雋樞鈞未兼先生上包淵雲下鎔蕭庚去類剔瑕底精務盡諒使鄒枚生於梁代則密緯交加燕許締於義熙則翬裁必綴於左右濡摩或有或似庶於先生裘衣步塵嚮見濟南作賦疑其偏疎旣觀大復之作幾爲失笑然當代比於鐘鐻今捧先生感知述征諸作及於往者陶秋小園諸篇陶鍛百家抽華揭醜雖元美猶有嫩音獻吉終同屬草奈何輕夷王宋俯綴鍾袁凡五字之才料聲易選千言之製煥采多備至其精微錄今命古非致遠鉤深靜專反約極盛大之源兼聖神之旨未有不以庸音儕於下里者自僕之見先生未嘗刻輟編摩暑離載籍又未嘗有聲華勢利纖滓其間溷客垢兒屣躡其內是以夙手杯竿不澆其神中身哀樂愈增其緻使何穉孝綜括宋代宜在子瞻之前鄭處州綱紀唐年亦非曲江可及先生巋然鵬舉七朝翱翔兩漢淵識茂藻掩映千年不知後世耘瑶鋤琪何所著手要當繁如曲臺簡如三百金石動於壁中祥輝發

於甕底非復吾徒意見之所能料也周旣抱疴不樂觀書亦自揆寸地無華枯流易竭唯當蕭條託於眞放自獻臘以來未有百行文字又篋中廢籍俱雜牛窩鏡日搬泥動成揮掃所欲亟睹大叙披拂名篇猶貧兒之想大嚼衆鳥之慕鷓鳳雖流涎竟衣銜魚十里未爲暢情願也嗣當請教未悉頌言燈下草率幸勿存草

與張紹和書

知繫念久造次不能自達世事如此亦非諸賢之過而風雲陵谷大半欲遷爲之如何山中事樂塵海愁深每一舉眼唯有雪涕二月十七聞關門訛言徵師再下乃寄孥毘陵卽解纜北出廿一日至鎮江尙未知動定憶在嚴州寄書與熊撫云袁督師已重處蓋爾時邸報未達誤聞之耳首賢此著眞九州鑄錯後人報著又覆轍相尋今大師匱於外大獄興於內如貴主人夜夢不寧自拷僕妾愈怒愈憊矣國運方隆而人事日異殊可怪諸唯加餐自豫萬福

與張紹和書

別後被服尊賜通體知涼數候何匪翁未可遽晤然知此意亦爲尼者所止青藜之老自當暗火照人世上隙光何足借乎周仲先來與匪翁再商此事願未之有應也此事自不足重紹和直是諸君自出手眼耳而疏鈍若此天下更有敏妙者乎紹和生平心熱某生平話癡均置灰冷未爲不可唯先生清豫萬福

與張紹和書

昔人云張茂先吾所不解如某者更復何言但常得一新編不用番百部耳十體詩序及三啓乃使王謝慙其鏡畫徐庾怯其飄致自此以還海傾山剖某自誓不近文章乃見此殊欲袖其空嵌也馳還尙瞻後乘

與張紹和書

朔日纔出哭殊不可禁尙未能拜諸長者直指近見弔禮甚隆至鹿豕餘生不圖亦有芻玉之念構一墓廬
爲時師更向今欲更之愈補愈長誤點成牛今成畫楮又添翅角不知何物矣斗米遂五十錢日夕鴻鴈不
可言

與張紹和書

再蒙教音惶愧殊至廿年骨肉未能一酬卑枝微音聞者非遠瑣闥貴人雖託面知終日扣門十扣百拒先
輩之前趨趨縮舌強吐半語日直頤赤不待今者乃知書生之賤也紹和先生即閉坐屋子精神徹天何須
更問乃事草草一出即使帛賁丘園反令汲妨寒食離離寸陰鬱鬱澗松何須從此度其光影乎呈身柔面
今人所尊談訥下庭走者入篋銅雀臺妓雖佳乃不如竈下厮卒婦耳粧擊作歡不禁欲涕以此遂恐薄於
諸賢然某不忽以半生之名易一日之養此間本末未易輕量廬江之情久冀自見蘭亭卷已拜受想明歲
禊時當圖言晤白水絃人飄舟岸閣舍家不得拔足未能觀其懸情亦良足悲也太夫人清豫萬福老母幸
藉庇並謝謝

答張凱甫書

寇攘縱橫窳未畢每及霜露百草衰威顧望曼邛倚鋤灑血今方經營合兆胼胝未能筆研之緣既非荒
頓所安兼又牢騷不副仰誦鴻文循環來翰字削蜀桐言鏘泗磬使錢鏗二子結其篋中魏書諸孫繡其魚
網譜則不逮誦之何爲所以踟躕選隙掩啞避才嘆截錦之蚤還傷秉燭之滯晚者也兄體清思邈听夕神
勞誠宜觀息牝谷之元塞卻鷄壇之下一進緝義陶然花鳥文致雖多經心燿火揀閱諸務羸弊愈多何者
詠作則慧蘭獨抽揀閱則明膏四射蘭獨抽者尙錦膏四射者易竭所以先罷追古之轅次停馳今之趣亦

尊公之極情良朋之宏致也文雖饒興樂亦殊方鶴白蟲華俱有泉響松青蕙秀咸屬芬科而覽者狎蕙以
私松聽者遺蟲而採鶴亦欲原本自然逍遙乎旨非獨魏武憂其損年楊雲嘆其滅性也城阿阻遐形懷榮
邈聊此貢素不悉言思

與楊機部書

知路皓月至深以爲喜微事得台丈控制有人看彼中漸可收拾然人心之變非復曩者不肖之心血盡矣
看諸蹶張者中夜提傀儡不覺心痛兵家呼百爲千嚇坐作走已成痼套不肖祇爲無套爲世人所輕前發
千二百往撫州坐一月無一人應者今發二千救微出門三十里正與敵值幸而斬獲未有信者兩營錯路
走德化凡十日不與敵遇而三營當敵婺源奸民引之抵邑黃仲霖差人招降爲小隊所殺我師亦遂隕將
僅足相當走開化者尙八百人無由趨接可嘆也不肖以孤掌盪山得則爲衆所睨失則爲衆所痴自兵自
餉雖費丘山而衆以毫毛視之看如此不百日潰決矣不日當至彼補其羊牢天若詐明當有起而助予者
度天下事須大力爲之伊呂失勢等於溝中無益也紙上不足賴僕自過關來發書百三十封猶之敗葉耳
武臣愛財文臣惜死爲彼者虎爲我者鼠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台臺倫相念幸真切教之

與葉潤山書

荷蕢耦耕此最難却於兩字大意未嘗夢在仲弓說得仁曰無怨孟子說得集義曰不餒先生於是精而
收之譬之舟航不肖如被風捲過海屋衝石罨礁四顧茫然了不知所以先生如襄裳濡足盪漿救傾立地
樹牆登岸自在自非仁熟安得義精因知仁義因輪無復聖賢豪傑之別也不肖初放圖扉時諸老連肩過
問不肖云昔樂正子春下堂傷足而三月不出沈麟士剝簾傷手而泣涕累日因復收淚泣然諸老咸不愜

謂此莫逃不可爲比不肖至今猶謂百事可放唯此意直至耳墻輩亦云先生初年以親在不共排闥今乃得共鋤瓜念此銷魂真感鳴鳩而頓足也醫者至知道體亦遂康和異日可省啓免之歎二字大意到底以是結根知先生晤時相視而笑也千山未喪我萬里不孤鄰每想此言無由與潤翁誦之也聞翁稍瘥欲行心軫進逐未知何期得割網晤面耳行晤德水先生并爲致意區區稍秣希乞鑒諒

與夏彝仲明府書

獻聞過錢塘乃知老邇臺素舫已渡駕水擬達空函奉慰而歸箭上弦蒼頭落落指日爲歲欲藉臥兄處寄數行未能也耽閣移時星霜復改迂慢之罪覆被難容抵家五十日仰視松楸俯問孥屬自龍蛇徂歲岸谷所以不遷井甯所以無恙者秋毫皆邇臺賜也家人每念邇臺鱗羽旬時不絕恆潛然內外子姪之荷裁成白骨起肉是之謂矣臘月始聞東警得臥兄書乃知鴻寶出山鴻寶受恩最渥託寄特重雖在平時無安坐理僕以暮年毀辱百折幸遭解網如瀨祭餘魚無鼓蠶之望想海內通人不以辱金責其成創也去秋在江楚瘴癘數十日下體痿墜不復能步既稍愈還山復爲風濕所中今舉足蹉然如半蹶驢無論天步艱鉅非枯藤所負即欲爲藍舉刺筍篙與二三兄弟出入菰蘆上下洲渚訪坐樂樂握手道故何可得乎鞏運未央克牛方茂三九之厄不足勞人老邇臺六月慙息起而匡扶其後未爲晚也機翁與居清健長兄孝履清和并致候謝外附漳素二端以道緝帷之末七箸十行以佐粥飯臨楮悵然不悉所懷

與夏媛公書

媛公邇臺經年不拜教音滄桑遞變遂有墜天隕雨之事元良無恙宜平復與遐方曠替未遂絕於日月也明麻雖更天命未改逸少止桓之談譙周仇國之論未宜施於今日鄭如水曾霖翁黃又生馮留仙諸君子

磊磊猶可一奮沈雲升方孩未亦後勁之良也吳越福廣筋力尙饒而相聞不動坐待河清得無使張超陶謙笑其下劣乎王室定亦宜復仇王室不定亦宜復仇沐浴告公之舉與鼓楫蹴起之事上下相宜豈必魯連高其蹈海墨胎護其首山耶思彝文達守道不終士衡衡弟貽哀聽鶴世上儘有此緣當賴哲人先覺唯邇臺與臥子圖之某老矣去臘墜虛兩臂垂折今右手雖存左手未能結繩自誓悠悠得免於李業之禍終與蠮螬同朽耳唯願二兄與霞老染繪命旗令雲升孩未得有所繫綴而磨之也

與姚霞淑書

霞淑姚館丈政慕久矣風雲變遷星霜間之俯仰悲慨何可弭忘晉宋之禍不及三宗金元吞噬未盡南服以前聽者邇邇恨不與霞淑談道耳今真主已出發表南極想念孝陵動輒悲涕下拜百姓求言圖治薪膽餘烈渺不足稱也僕最無事又老且朽提數千之師欲與正希會於蕪湖不知正希手臂能遂相及乎黃斌卿水師三萬蚤晚出定海直趨江陰如此口氣似猶可掃而大家夢夢與口口揖讓講鄉飲之禮可哀也微民亦久困養兵數載則比戶俱斃矣淮陰有言不乘其鋒而用之久則難動想正希碧崖諸老亦慮及此也館丈深計之爲社稷蒼生明其義鼓禹稷顏子豈有異人要是易地皆然不謂閉戶高於纓冠彈琴精於射較也干唯鑒亮不悉區區

與倪某書

自留都蕩析而後不肯栖胥江期不自保然意明緒未斬必有起而荷承者乃晤真主於舟中決高光於話下今即位已一月義問仁聲通於江漢令得吾兄佑之瑯琊昭昭烈不足稱也弟已垂老絕意世途豈復

舍彭老而談樂葛之業所惜者
近在熾眉不忍以高皇手滄之世界復還□□是以皇皇栖栖復
勉一遇耳今八公已出蚤晚望吾兄俯而取日鄧禹第五論何分先後總爲南陽紹此宏緒幸勿以道路梗
塞爲辭建昌聞有競風吾兄從贛州來十餘日可達劉晉卿已推祭酒吾兄來典玉鉉與八公推轂未可翻
然隴畝之下可望來旆錫以丹青也

與何元子書

間聞緒論有以時果見收者此實無當都啓衆競之端冀親翁力持以爲不可也弟去志已決徒爲幾卷經
書未能遽了譬小書生自租淨房避些家事耳才具時運德器事機百無一湊能得隴戶二百日稍稍開目
便可抽身宇宙大事掌持回挽自有親翁及諸君子在看古人史中寧有屢逢訶責得副旁求者樽櫟當前
不取忌於友朋卽見薄於主上一番浮沉一番汨沒愈爲時輩所輕耳自召對抗疏後光景是親翁所知外
人誰復知者弟生平自量從不與世途爭道矢石當前持杯不動正不如風雨過時再看晴花也此番掩過
如一生橄欖未食尙有微香使咀嚼吐去便無復味耳卽不出門接客未知動靜說辭說避都自不信但不
可不使吾輩知其情實王戎不食若李許衡不採荒梨明之幽獨布之知己唯親翁晤一二同調備道此意
勿以弟爲矯飾倒用詞頭也元翁親丈覽畢焚之

與何元子書

垂老殘年得餘息以觀親翁鍾鼎之業難寸陰逾於百歲也時事尙可爲天數未爲過待人而行端在親
翁矣某已耳順百節委頓天陰晦冥痛於刀鏃如此人豈復聞世上升沉事強起支床朗誦唐音以爲爰居
之傾鍾鼓鱗魚之聽鈞天雖不解頤聊契以臆也此道如雲臺匠結勢旣難徵才不易使某爲此必須十數

日摹索之力而親翁申其鼓吹出以咄嗟以此調集八能輯和海內猶之社肉耳曩繹武陵不死之言未解
所謂邇見鄴兄辯疏愕然久之天下高官固是解節之藥也有傳鴻寶與實谷大用者不知果否烏風白雨
莫定晴音鶴素鸞青各從本色室內一絃堂前四詩俯仰之間不覩烽火其樂無極也謝謝不罄所言

與何元子書

六月初七八邊長公自三山歸拜書教則猶是鼎革前事也世界顛覆一遂至此雖蚤知其有今日亦寧意
決裂便不可挽乎姻兄嚮不當軸又際昌期乃入南都忠孝一身孝陵所護山川鍾鼓實式憑之此間去天
萬里謠言日生壽張莫測又自立國後四十餘日杳無音問云轉一官衆猶疑信實如充耳而當道杳無催
檄討賊慰諭者舊更始字內之意前二十條中猶往年條例耳施爲注厝想未經姻翁之手天際扶傾幸與
當道熟量何如如劉白左三家之兵意如節度則何妨準晚唐故事徐圖其後乎神器有歸人心貴一雲霓
日月要有以起豐贖而振疲瘵若猶是數年故事何以復神京而鞏後造建武太元亦是好境未可漫嘗也
遜聽潦草幸唯以京贊餘閒詳悉示我爲慰

與何元子書

聞姻翁之扈而不張目拂衣者非人也欲撤諸部回未可得遂栖遲十許日朝廷已欲勒兵授會二雲軍士
聞之懈情解體欲使勸丘之植植於汝篁固已難矣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舍叔度而師文淵
豈所樂哉不得已也今漸撤兵從建昌過豫章若過薇田之嶺是除夕花朝促膝之期也言不領筆唯有慨
然

與何元子書

病中見黃生來得拜台教喜滿大宅此兄豐毛勁翻愧無培風負之不力十餘年仰企姻翁未緣自進今假此爲之雲衢矣擇日執束脯以窺門牆惟親翁金篋是視魯鷄鵠卵昔人所嘆黃生從此得所依歸也

與何元子書

獻歲拜姻翁書如矇眇之覩雲日垂念真至開示明達此自喬松廣蔭豈爲蒿蘿微風乎岸谷屢遷虹霓日化生在海濤瞻望天末雖在郵筒之間杳如軒燧以上往年以草莽不敢致書此時又以病苦久稽報謝微骨肉誰諒其誠者大易一部書祇爲出處語默四字弟於此茫無所得復持何物可報君友乎萬里孤臣九載環命百五十人中獨某一身雖銅面紅額橫草裏革亦當爲之然某實負病久處墓下中於風濕兩膝拘攣每值陰雨痛楚難勝即欲效虞仲翔持戟緩步與馬相逐無絲也矣半生學問盡不時宜一日感知自疑他徑如不舍所學再覩舊顏浮藻柔翰厭之蚤矣姻翁巨掌露車已動天下半感平格非自一日當此蜩蟬共沸之時徐進知言知人之說使禮樂征伐握之輔座鐸鼓還之書詩瞻鳥跂兔猶哉可爲也弟休矣半百餘生就衰憊讀書閱人過目輒不復憶即使兩膝不痛走及麋鹿猶無當於殿最耳元正俞旨至二月杪始知是時道途相傳多戒此四月乃知無虞繆遣一力自引脯下姻翁幸爲裁酌得達并致謝相君解其疎遲實出道路無偃蹇玩藐之意使松桂蕭然猿鶴不驚雖百世九京拜姻翁之賜也前縻好爵謝謝無量

與張元之書

兄翁之心弟所素諒獨不肖區區無以自矢亦欲終老巖岫歌詠太平而四顧陸沈媿生無地沙蟲猿鶴處處動人長爲悲歎也出師以來凡四請從事若薦 叔子野孔毅趙游張六君子無一至者危苦相棄亦天下常情恐朝廷有敝屣之心則不肖無入關之日不敢以此浼君子至於私心日夕懸結何敢忘也自廣信

來如面牆九呬十咽無一應者看一二裨將少少頓挫以爲快樂即欲見吾兄弟襄其寤夢豈可得乎初欲至饒州真搗徽州之背已勅諸軍士先取饒州而饒州已復既令人入進賢東取盱江西取豫章而盱江已望風歸附仁人之功不勞破斧王心載寧是可歌也不肖蚤晚即至東鄉牌已發矣俟休寧二小隊未歸日夕至便啓行無有滯礙唯搗徽一著尙須與兄翁熟商之聞諸軍士異同互訐深以爲憂尙賴訓練匡其不逮也

與張元之書

元翁老先生別十餘年桑滄屢變緬懷綠雪等於蓬瀛嚮在炳藜之門晤京山君一詢動定今春留都擁篲相左徒於典策景此高山耳南昌福地古云從不被兵而 馮陵遂使樟公驚此風雨綠雪朱欄亦爲二陵分其惆悵也宗社至此非我臣子高談之時幸天未絕明南陽奮蹟今上以薪膽之心蘊風雷之烈文章性道卓越於人珊瑚昭烈未便扶藪是亦高皇之貽謀天作之勝事也今即位已逾月而扶風寶融之書北地耿况之甲未有至者是江南之無夷吾人才之讓顧賀也即使明主欲呼渾濬以下秣陵掃此 鐘簾大資上游之力不知先生有以教之乎張詞林家玉者膽智之士也幸授以方略并順長風而懷復我

與姜燕及書

燕翁閣下板蕩之感一遂至此使嶠瀼諸老少翹鍾山魚龍顛沛未遑若是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馬阮既賣吾君恐臨安更擁潞藩妄云靖南奏捷六飛無恙至口抵塘西才議監國使半壁餘生竟爲口口猶且餘息奔逃真豺虎之所避食也方今敵鄉議樹唐藩一再奉晤聆其言誨當是春陵瑯琊上下間人一往形迹廓然霧消誠得閣下忠誠佐其千一即建武太元出其腰膺耳袁臨侯今何結束誠因此時鼓舞餘左順流東

下反敗爲功猶染絳練以爲旂常鎗辱金而鑄鐘鼓非獨無跡倍有聲光唯閣下重策勵之也僕與臨老交至深但未審臨老今日所在閣下幸竭晝夜之思高皇留無疆之祚斯民受賜是仲尼所傾心於微管也臨楮悵然不盡填膺

與姜燕及書

燕翁老先生閣下自老先生行後星河翻覆不可復言僕在留都三十餘日奉嗣而出斐徊胥江阻勉與路藩語不可了而口人已飲馬於西湖矣今上起於南陽與白水共兆爲二鄭之所推戴又好吏事不喜飲酒動遵節度每談神京及百姓疾苦則慷慨涕下諸詔令批答日數千言邴邴宋高瞻乎後矣豫章肝江聞亦失守微管之嘆寧爲敵鄉敵人銳意必在上流想上流英賢必無待盡之理臨安士民共殺貝勒紹寧諸郡樓城固守溫台衢處蚤已同心以情形而別地利建大事者不愁於仰攻也老先生爲江漢人倫所宗決忠定策通寶融之書與機部晉卿二三兄弟投袂應節此其時矣袁江洲汎勒猶可及收長武以西人心未定決王濬之勝算振當陽之餘烈奉帆踏車豈煩顧慮乎道途阻遠未審江楚決復何如必若金正希據憤於新安謝培原啓聲於東郡強弱雖殊鼓舞則一必翻彭澤以蕩龍江洗其口口告我孝陵必在先生耳口毒已深秋風已迅鋒定則難動亦古人之所歎也涂德公前欲行請於閣下臨發適已丁艱稍遲彌月時不可失爲之如何惟先生垂誨矜惠布置慰我淵娟謝無量

答曾叔祁書

叔祁兄丈聞賣郭田助芻蕘甚足以激獎昏氣此如真宰有疾乞藥於秦人也抑捧土以塞匏子耳丙子之役亦賣一宅五百金與三十六人俱及關蕩然南揖而反以此耗叔祁矣而叔祁之心膽饒著於天下今南都立國四十日未有徵募之專檄議說紛紛如顛躓夢中起床無燭牆頭相值過此再十日不知南中江風波瀾當復何似王茂宏顧彥先擅其夷吾矣于忠肅徐武功要結人舌以視時輩何啻千里叔祁觀此能復不喟然興嘆乎宋自建炎而後尙有關陝荆楚晉自隆興而餘尙有青兗雍州今茫茫海岸一葦繫匏仰諸逆弁爲劉何韓岳之事雖武侯張昭自謂聾啞耳聞賊得輜重盡輦入關焚掠燕都騰烟累日跡其所爲亦黃巢仙芝之流惜漁陽諸將無田疇史慈一二輩踉蹌其後如昨所傳王鐵山恢復之信謬也鐵山敗逃久矣江上豎儒乘暗取菓餅懷置袖中安知人堂構事恨僕老且憊又生吾鄉載馳之詩所自惱其婦人矣前明二百七十五年每每見之詩書天人參半十恆四五後明兩際春秋賴諸君子起而夾輔夷吾子犯何遽絕德乎洪範囿中屢說此事想叔祁洞悉之也前在羈庫作易象正先於罔年十二圖詳明此理尙冀達人

不惡其鑿耳偶得一部寄上請正殘疏似可不刻去臘游山墜岬折臂不獲與執紼之役惶愧如何今病稍可但未能引重無復匡時之意統集樂葛仰奉英風臨楮慨然

黃漳浦集卷十六

與錢中冷先生書

中冷先生曩在長安讀先生書得承隙照領話言於以悟損益齊得喪坐進有餘矣既親家學之源淵庭訓之教實上啓帝聰下砥流靡卓然振世於古未之有也某以微塵託根灰濁偶隨腐草化為蜃螢每念宵衣寤言顛倒會幾何時而岸谷變遷一至於此君實策新法之害見於數十年龜山討致亂之繇在於二十載豈圖眉睫厝火遂焚今海內賢豪簞條垂盡揮袂頓足更有誰人張德遠父子差有意向不足為先生誦之也聞南天未聲息最遲現今九月始聞口禍加以魚鴈不親郵筒告絕遙指北斗為棧為槍雖有遠思不如其已矣曩在津門晤朱未孩時孔賊未平登萊方急未孩曾議以舟師南出威海不十數日可奪其巢心甚捷之今口去瀋陽千二百里淮陽鹽徒東江勁卒聯絡可戰者尚不下數萬朝出文登暮抵岔河以鐘籬之靈先王之算坐而卻敵猶擢塵竈上但不知却敵之後更是如何耳南直江省兵不可動二東浙閩入援之卒不過萬餘尋常結壘塑形了事耳圖其奇創亦在江東津門登隴維陽合力看十數日間為先生延張仲食此鱸鯉也漚淵之役畢仁叟與平仲謀之已蚤所以決勝非藉王超石保吉之師靖康之難種師道與伯紀謀之太生所以決挫非獨唐恪耿南仲之弱今事迫壞羣賢無一還顧者老先生身在輦轂手持日月左圖右方幸與當世賢豪亟襄此務棄敝屣而獲珠玉是葛公所為致意也南中兵行匆匆附此空函并祝加餐

與傅木庵書

大地淪胥魚龍顛沛兩朝之禍宇宙所稀以崇禎宏光諸老所爲累及君父與懷慙微欽千古同歎雖云天道亦人事也吾兄先生出處去就動與道會悲憫以慰前朝痲痲以軫黎庶守義不回見險而止要與上下分身無所避之聖賢易地亦不過如是而已弟初無當世之懷以萍水之會驟叶風雲雖欲拔身不復可得初請出關亦謂閉門自守終非要論光武在潁上不過三口鄧馮在馬上亦踰七年以區區閩中號召天下無復進理恐諸貴人不寤乃黽勉自將非曰能之不得已也今起義師自兵自餉經百餘日司農無涓埃而之助司馬有側目而視一挫於婺源再頓於休寧損將於瑞洪滯師於白磔不肖之精神心血枯困俱盡矣關內貴人無有應者今雖稍稍聞聲亦靡旗相過而已念台翁初起義時心眸共戰也艾千子之聚散如何意欲其再噓前焰督率不肖三營敵卒鼓行而前與謝鄭之師合即不能電掃豫章但得收拾吁江扼進賢東鄉之路與孫之懈載初士遲觀其變猶十得六七也弟在廣信獨當敵衝敵以五百騎扼婺源朝夕耽耽與廣信爲難弟不乘今日去之後必不支徐竹翁長者坐不窺堂要是立品之士艾千子即來與信州諸彥未必相合茫茫天下若泮春冰誰與安其膠漆者聞中人祇知金衛是要衝湖西人祇理虔吉一路自七八約機都會吁江而道路梗塞凡四五書無一回復者在虔州得一書亦未有實著理上半截未效也趙秀才兵太少爲諸部所輕維夏參將可用然兵亦新募別有所屬今出門過一月不知其進退復如何每一盼望頭鬢立白時時屬其發書稟臆□□呼乙無一諾者然弟今亦糧盡不能更過湖東張玉笥方書田各爲魯藩趙趙於虞表之際熊兩股確然守田橫之智弟蚤晚欲過衢州解其聊城又慮婺源之撥其後六飛雖動不過在建溪之間若欲駐蹕金華則形勢截然在長江之下矣南唐末宋復隔一層吾輩區區何以自括前

有小疏擬以廣信爲行在東西南北各五百里懸居調度圖進取以下墨食不在建業必在豫章若在金紹當裏足以入深山耳顧日視陰能得幾何兒輩寫年麻安可復問彭澤菊花聊以自老來覓鉛山費家園不知安未問關山嶺水搬運爲勞念之慘切

與傅木庵書

木庵先生板蕩以來數天同痛雖在跛眇之中共懷起視猶之昏夜窮冬幸覩雲日枯苗望雨不足以諭之也今天子蒞極已四五月半壁禹甸業已歸心而豫章中上獨爲□□所踣彼此疑視未有折筭而答之者前屢有書屬清江吉安諸君子亦復杳然未有實著不肖單露關外已百餘日矣肘見踵決無臂指之助不肖在先朝非有鉉鼎之據曩若之恩獨以天澤定分曠雨難逃淚下新亭痛深微管是以間關踈躡呼將伯之助賦無衣之章而栖遲百日歲聿云暮□□未洗雲日未開即云武林鐘鼓非造次之功而番君不出樟公怪人吾輩於此俛仰王正何以自處也裨將夏孚先遣奉候與居此見居民嗚嗚以先生不出蒼生無所歸命不肖行就教誨唯爲高明開其擘畫使不肖泉石有所歸老也

與萬吉人書

吉人兄留都不能數晤念西林月下耿耿於懷不圖今日追蹤無路矣兄前不往粵西亦自勝著今日稼翁猶得高視虞山不知吉人何以報我宏光者不肖奉祀而後兄想已出城今日擇主仰報兩朝亦是臣子本色伯玉之稱君子管仲之稱人也曾子括以三語究曰大節不奪而已南昌破壞聞兄毅然有恢復神京之思祖劉溫陶固是常物知不足以難兄丈唯鼓舞諸豪傑及時進監過此恐不可動矣新主在敵鄉發軔英略大類高光乃似於兄有夙如者此中潢潦不足以容鯨鯢能舉江右以清秣陵舍吉人機部晉卿諸兄亦

他無所屬望也草草據案不盡張詞林半之者慕久幸爲略悉使得入告爲禱

與尹去文書

瞻烏逐鹿所在焚如而兄獨蕭條世外了不經意知所得之深微傍觀之著勝也不佞蚤卜巖岫而斐徊中道適逢明主亦欲拔足遠去潛蹤深山數月以來不能自脫不知昔日何如而耳順以往艱苦方新亦古人所未有也士君子讀書上不能比績集許下不能力駕鸞回而碌碌終日與兵士對談眞劉巴之所竊笑也武林未復新安又陷雖浙東歸一而湖上又歧劉接之外復有梁永雖太湖漁人不關治亂而潁川六日亦已云勞矣不肖蚤晚亦欲決去謝此樊籠昔人嘗云邛原如雲中白鶴非燕網所能羅今愧之矣生平不以作官勸人何況今日知兄丈諒之審也金華諸洞入夢懷人何處白羊不違檻觸眞無一路可謝方平唯有惆悵而已

與戴伯闇書

次公遠至得讀惠書父母之懷友朋之誼備悉情縷弟以區區冒難遠出上爲高士所謂下爲宵人所忌壯罔互用不知其可深夜綢思眞自誤耳仰面看鳥回頭應人不肖前途可至臨德之間又不知過臨德數步可竟抵關下不耳藝松課花正足自樂而碌碌衝寒爲可已之役破數金之產求叩頭而歸是何爲也孰不可爲也父母政績被於梁於山戢寧綏柔雖非吾黨誰敢異言者况在一脉可自無間也膠漆之懷決非螿蟹所敗遲覓一信相聞耳單車僕被不致洪喬弟行矣明春事平便可堅請還山不然遊觀泰山之上棲息天目之側諸非所謀

與戴伯闇書

拜教事事眞擊楫誣謫於伏枕良爲悵然令得同床聞鷄相蹴俱起此必有以自報明主山川阻遠我勞如何德殿於諸友中最有與助然事勢如此六馬朽索無著力處浙東阻於長江豺虎所趨難於爭道江右闕其無人呼谷不應杳如號風不得已從中道趨新安冀一合力與池汰諸友共持螯而黃澍作崇一朝鸞鶴化爲鴟鷂從此天衢陷若四壁三尺竿頭無進步處爲之奈何讀書六十年信道不篤以爲明主決可中興而一時人才消竭若此口口蝦蟆相與爲禪悔不從兄丈閉戶養病抱膝逃雷之穴耳德殿至欲再募諸子弟直泝建谿爲天子守此北門不知往還二月風景又當何似念此唯有慨然

答李太虛書

日夕想望年翁當有書至伏枕開緘頓有起色殊勝廣陵之濤也悠悠者無足多談降辱而外尙有倫慮一條即不能與夷齊方駕何遽不及惠連乎秋氣乃宜行旅今即屢請不放雖嘉邈未到亦自執政之仁也聖天子前後釋諸曩臣俱在盈庭意表雲間以出解澤霽然尺五上頭幾微可問正恐諸憾無可釋者當以僕爲狼毒之木耳明明聖主極意虞廷不知何所負於諸臣而諸臣負之若此僕蚤歲學道二十七始就青衿於萬物無所憎惡一日捨身遂叢毒一至於此人生火鼎烹煎之下合有此番年翁一世津梁飛蠅營營何及日月僕之文章即不及翁行誼優劣得失亦吾寸心何必與彼曹出口矣當途伎倆數種無窮國家福澤無疆決非蕭機所度願年翁爲吾道持滿道周猿鶴毛羽甚微深煩注念不盡依依扇上四詩并祈斧政

與劉晉卿書

晉卿先生契闊七八載風雲岸谷顛沛難言四顧山河誰復是者先年在龍江關得晤長公執手道故猶冀孝陵鐘鼓照我離襟今復已矣擊楫渡江蕭然無侶拔刀砍案誰與晤言新主幸在敵鄉英姿天縱終日批

答常七八千言昔人以不飲酒勤於吏事謂邁高光想或然耳不肖碌碌因人成事自以敝鄉僻阻一隅非復用武之國而主上慨然欲投袂而復神京指顧廓清非吾晉翁誰與任者誠得臨吉之師七八千人鼓番君之靈與胥濤相應此可暗叱而走羣口不必清嘯吹簾也不肖老矣想念林阿無有坐處江東父老又怯懦不足與圖今亦稍奮共賦無衣要其肯綮終在上流晉卿念累世之澤與燕及機部鳴此義鼓孝陵鍾簫實深矜望瞻雲霓者不在敝鄉矣敝衙門中張元之者以典試行實從晉翁商此大業幸披底裏誨之不肖亦望垂緒論以報涓埃也前書想已達未悉正發函聞已借重司成幸可惠然慰敝鄉士民之望并爲海內開此薪標臨楮惓然

與揭緝止書

緝翁先生念疇昔之雅如誦都人士之詩邈不可即即欲坐白雲想清風披瀝訴茶豈可得乎烈皇之逝茂翁云隕雖云在天終焉墜地今年五月如何可言狐鼠虫虫破我神器徒云天運如何不哀幸我今上起於南陽奮翼閩海浙東嶺南已悉歸誠今唯虔吉江袁尙隔雲水耳海內賢豪想念高祖廓清之業累世衣冠收髮結冠即在草萊亦當一奮而三月駒隙馳無聲許穆夫人遂成絕物不知異時何以對越天上者此中舉義出師屢奉明旨而建溪至衢水動須一月錢塘越京口又歷二旬必假鄱陽之力順帆踏車真抵秣陵此杜預所細心於王濬也先生一代崑崙登高而招所見萬里如弟某輩醞鷄耳直以今上英明附雲逐屎逾月以來無臧官馬武之能而發鄧禹耿純之論是後代所掩口而笑也張詞林家玉者秀美勁挺有子房之風人固不可以貌竟也崑以試事來請許謨幸善圖之入告我后拜賜多矣

與李君翰書

君翰先生再得書知垂念之篤行人迅去百事蜩集艸艸失此以爲即日握手而鉛山之從四日不能具一夫此間全盛二百八十年而風鶴之餘蕭條如此又安論諸兵革倥傯之地乎歲事云慕江漢未清而荷戈共事者日走一里不知何日能靖中原之悲嘆也此中四千人得一月糧踰嶺涉江以西救新安東收吳會已有豚蹄籌車之笑而談者已似爲多即欲定數月灑掃孝陵當使百穀千單輟餐而爲之猶愁其不給也月翁不知何時可晤今日人情又似鬆於曩時過此泄泄誰更相念者坐鉛山三四日唯友蠡過從深以不給爲嘆周瑜捐宅糜竺指囷眞爲千古曠事矣信州徐自定佳士也見其書令人起立鄭長公頃復缺然千惟致意過小日便過玉山不敢以行色累諸貴人唯吾輩圖之也

答朱平仲書

漳中得晤玉山暉映小時便使頑石俱生眉彩兄從五百里覽輝鄰郡弟亦三四歲一至長千尋常往來遂成奇遠比以內人抱患再至丹霞兄已翩然遠隔雲樹忽逢梅使并拜好音綢繆金錯之文扶垂玉蕤之字一誦瑤章十起言咏自有此道以來伐毛洗髓使東家吐靈殘檜曠藟賴有名賢爲孔氏開面自然奧契向若多聞矣吾莆靈秀拓於高深比年以來雄文層發會長修之拔峭徵奇願盼虬姿管城揮汗足爲雲雨吾兄之開明選理破俗成倫卓然自名了非鑽仰雖使豫章雲夢集聲布牙未能酌其餘瀾施於浙濱又何云承其流而揚其波乎弟荷鋤初釋筆研舊焚早爲飢計不獲澁心比見諸賢如想鉅鹿往不可追聊復已矣素前文書名位自天非復勉力之所能奪惟欲以頑鈍空無漸證諸地高排老佛下刷吾道猶遠畏來多近忘老至而已嚮與會長修約作數語未能窮年以來負土披榛無一寧暑重逢雅教如命疥脫負素王殿即云豈敢猶以爲元矣

與楊文隱書

別台翁後岸谷途如許蒼蒼難問所信者高皇功德決非口口之所能傾新主神明決非瑯琊昭烈之所敢望耳武林壞已半載塌江東之力圖之不過盡此天塹新安旣破南國之肩脊就頽若復守其前規截山指水不敢出頭半路恐江漢常武無詠歌之日也勸征大疏及導魯藩啓朗朗乎揭日月行之昨亦有上藩啓草率貢其鄙陋見大篇乃憶鄒枚之未開達也南都王氣發於信州以抵徽歎今六師若出必須先在信州若駐蹕寶婺又成偏枯矣僕出師已三月隻手赤身自圖兵餉所到之處如觸牆壁不徒不哀又齟齬之太史慈田子春一生獨立究成何事徒爲知己所悲要人所快而已蚤晚入新安補此破釜如不可責者便當休糧拔身猿猴之路不敢絮絮久負王家唯尊喬梓努力千福

與吳梅谷書

八九日矣見諸公規規兵饌鼠竄實間事真是閩人兵饌固是要緊然兩朝敗覆何關於是祇是朝野無謀人心坐失耳今談收人心則備備恐失馬阮之心談羣策則懇懇欲借朱袁之謀此數人者財盡手空猶之獨夫抱頭逃死耳借其鋒刻徒爲羌 指名祖臺必任此事祇以聯絡江浙爲要著江右爲天下腰膺人心所萃在燕及臨侯機部三兄能得其力併出信州則彭蠡鄱陽之水可以盪滌龍江江左爲天下眼目人心所萃在念臺世培霞淑臥子數兄能得其力并達姑蔑則嚴陵蘭溪之水可以下捲錢塘祇此兩著如若有兩眼鳥有兩翼去一不得祖臺任此兩事其功十百於兵車此中好作異論動以門戶破人國家談念臺半嶽舌吐三寸昔周亞夫得一敵國何況天下名賢且彼必不成徒爲名耳如馬阮進至未孩坐大則江左江右必無一來者以宏光之舊局散中興之新猷可頓足而嘆也僕思此事決之出師葛侯之

志成於李嚴周陳之勳定其蕭鄭誠得調度有人則不肖當鼓胥灣而上卽不然亦決計歸耳學顏闕不成乃就李長源脚下生活可悲也前月與張玉筍約募兵三四千尙在東陽玉筍聲勢盛於未孩得其纏緜又少唇齒可作數函懇其共事浙江一二門生多有不憚折骨相應者然招呼之又是一番門戶坐此兀兀看人閣地枕子相拋耳江山知縣李日煒者甚得民和和國士之風今日江山能得死力亦可常五千之師祖臺幸振拔之此小關第一要緊甚則信州用鄭兄也

與馬騰翁書

騰翁年臺治行已就漢室二康相望非遠每從鴻寶遙讀星微知我同心蘭體不隔邇又敵友夏洲花鄰慈水石匱寶林東西相望而某以鮮民寄生廬草北眺千里羽絕鱗稀長與松岨瀉其雪涕又安敢從天上嚶鳴道蚤吟之素乎去歲出都先鴻寶歸故不遑致書子舍纔十月而北堂色變不孝半百尙爲呱孩今未抱子遂失所恃依依空山四顧幽聞誦子路之言感知己之誼從今以還推食解衣亦何所奉而需茅藥之致乎已矣撐柱一世須大碩人鉤陽華容聲業爛然同碗異香佩之肘下間通金玉慰此蚤音諸唯與居清豫萬福

答韓寅仲書

夫以鐘來齒已發從容之聲使風遇簫卽泄琦珩之韻故流連之作無述於孤吟而要會成篇邁倫於復部庾子山之過北唯攜枯樹迨其反載僅讀韓陵平原之入洛亦僅百篇寄等末篠刪餘十作信行遠者之刊翰而觀多者之取少也亦自目厭窮奇願隨所好陶公之重行舟而掩寶并季倫之珍紛排而碎珊瑚百里青牛箭端取炙千年白鹿方寸成間豈非其意有所存故其言之獨雋乎宙仲先生任雕出質絀雅爲騷萬

壽之賦既虛五餌之陳未續受裁半錦薄噴全花康莊狹路之餘同嗟驥腕短繁長枕之外兼嘆鴻飛側其
林風長無靜樹當年執輿孰能忘乎予心上閣吹風又何資於簡末乎

與方仁植書

仁翁時事遂至此高基袖手寧當冷眼不開梓耶新主英明夔邁千古起於南陽爲高皇九世孫又不飲酒
喜讀書動遵法度精於吏事以乙酉建元四同光武此可以鎮定人心遠邁瑯琊昭烈而上矣仁翁能令密
之起而仕乎 已極微管屬誰拔毛放頂大家相視過此五六月著脚難舉矣江右諸豪傑杳無下音臨
侯兀兀爲左兒所羈無有動處燕及二雲機部皆已過就閩中可與共圖者獨金正希耳方幕庵不知何似
許夫人之詩難以誦之男子也不肖蚤晚下浮梁直趨蕪采與正希幕庵共問秣陵之業誰當起而桴鼓者
仁翁熟察彼中景略竟如何反手拚飛欲成朱序而黜閻如彼爲千古唾笑狗前承後何以自存天水亦賢
者鍾鳴星落與虞山同夢不知何法使寤寧當令僕折箠答之乎黃斌卿水師三萬蚤晚上鎮江何以聯之
令不僭期此時念密之握手不可得老而以狂疾受賞是古人之深恥也爲恥有甚於狂疾者如何如何

與祝一之書

一之兄來册愈中窺會知靜照之淵微勝於旁觀之袖手也光武六日而出穎上大禹三年不過其門此皆
大神聖事非凡所窺天子屢懷出師而平鹵堅守郭憲之論拔刀斷刺以尼乘輿亦猶之吾徒顧盼躊躇未
有一是耳上郊社已畢江漢常武於是可歌一之又方在姑蔑不得過信州誰與平坐致雲臺之上者正希
不濟業爲口所殺子弟厮從亦已喪盡如黃仲霖乃爲鄉人所僇強更有何益乎不肖區區如羣羊徒勞
鞭後今躑躅已盡前後深谿而轍者不已竟將安歸耶浙東諸友惟倪家諸從相信最深餘俱入魯藩之籍

今時事稍定擇鳥之木不假斐徊觀其翔後矣筭即馳去恐此法非所以處一之也尹去文高臥方堅不肖
亦蚤晚請告得歲暮還山者真縱壑游魚且怡然不顧大地之爲熔金也

答戶兵二部會議書

頃以兵餉屢絀煩經國大慮用集思兼聽甚善也愚不佞謂天下之患決不在於兵餉即一意兵餉亦宜伏
樽俎探其要領決不宜揭國以兵餉爲事愚觀集義以來既二年矣帑發則人共議兵帑盡則人共議餉又
不得已則俛兵以就餉俛餉以就兵真損相濟如此而已愚觀今日之議道謀匪邁自屯田鼓鑄兩者而外
有無所從議者一有不容議者三議有之不必重議者五有議之未可驟議者四國家之費出浮於入常百
數十萬自嘉靖來七十年矣而至今始晤晤而方救之加賦則源已竭節用則流未止此無所從議者一也
無所從議而必求之於上省服御挹供奉以先天下然後以清內侍汰百官定中涓之役約文武之數使熊
羆貔貅皆喻上意而一於節儉則其道已大此不容議者三也不容議而復求之於下則百姓已困地力已
竭將重鹽鐵之需峻贖錢之令置武功之爵擴關梁之稅廣輸粟之例則其事已微前世所棄議之不必重
議者五也不必重議而復求之忽眉睫以需事後則將發禁藥之未募開中之商丈隱沒之田實戶口之數
慎核攷課以一之於守令則其利已紆未可驟議者四也故愚以爲今日之議則皆道謀也自往歲以來加
派繁興至於輿奪卓養士紳編賦則亦已極矣而猶且不已無問巨測即慧黠中臣持片楮責諸當事謀餉
無狀將開莊山取神宗舊物諸當事者亦將何議以應之乎國家之制以戶而計兵不以兵而計戶邊疆之
制設兵以衛食之窮不設兵以絕食之寶也古之治兵者畜百年之兵以食一日之餉其治賦者畜百年之
餉以供一日之兵事已闕遠不足多談然如搶攘之際賦不加足兵無寧載輿師百萬動數千里不至乏絕

者何也凡用兵之道必定爲攻守之勢度其主客之宜程其歲月之數慮定而後用之則其事不囂而其功易集中人之家治十金之屋成畫在中遇風雨苦蓋之不蕩矣千金之家治百金之屋無成畫於中指困而役困盡而役不繼乃使匠者削其榱桷陶者小其瓦甃細大相雜以自爲便治者雖更霜露無復寢處之日愚觀今日邊計不汰將卒無當於治汰將卒亦無當於治不汰將卒則餉不給威不立汰將卒則餉亦不給威亦不立不汰將卒而餉不給威不立者持頤而裏足急則有鋌鹿走險之虞緩則有喪馬求林之事汰將卒而餉不給威亦不立者勢結而不可已成則有操豚祝車之誚敗則有掣肘工書之慮故由今之兵徵今之餉雖左持卒右量金中衡而均之猶掬塵土以填廬山之壑也故兵者審勢度宜立數稽功而後用者也無一定之勢雖羿矢所發失於犂牛無一適之宜雖百丈之材盡於蟻蛭無歲月之數雖累世所畜可一朝而罄也故兵有三等餉亦有三等敵有緩急因利而制之卒以一卒而當三人之用則以一石而當十二斛故有屯守之兵有攻戰之兵有游徼之兵則有聚糧之食有因糧之食有屯守之兵食於聚糧屯與糴半其勢距年其宜百里而趨三四百里之內其數三軍或六軍七八萬人月食二十萬斛踰年而功可立任峻羊祜郭元振之徒皆用之矣攻戰之兵食於因糧已與敵半其勢距月其宜千里而趨於四五十里之內其數或一軍或二軍一二萬人月食五萬斛踰月而功可立虞詡度尙馬隆之徒皆用之矣游徼之兵食於輸糧實與餽半其勢距日其宜百里而趨於數十里之內其數或一師一旅二三千人月食萬七八千斛踰日而功可立皇甫遇張齊賢之徒皆用之矣用此三者其數不失故人無春糧之憂婦無 之嗟急召之可赴緩弛之可散今聚四方之人實一面之地守者無土著之籍戰者無遠關之氣行則無朝暮之程居則無井伍之繫棲遲歲月猶且鼓之如求亡子雖仲尼爲帥七十子從之一年而外猶將散而吳楚離而

齊鄭乃使椎埋屠狗者守俎豆而讓舉七則不亦難乎故留處者聖人所大戒也留處之寇食於外食窮則退退而剽在膚髮留處之師食於內食窮則進進而剽在於腸胃古之治兵者不憂有三年不克之敵而憂有三年不繼之餉不憂有三年不繼之餉而憂有三年不制之兵克國旣出金城上田簿議定矣帝猶問曰如將軍計齒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又曰期月而望期月者謂今冬耶謂何時耶永初之中西羌屢出十有四年用費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給七年用八十餘萬億段熲自請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給五十四億而諸羌悉滅故古之君相其於攻守主客歲月之數則未有不蚤策而詳講之也攻守主客歲月之數皆講之故不復持簿而號烏有之士不復畫圖而摸蚌贏之食今以執事之意度邊上之事即使口口不死叛賊未誅一矢不加關上之師能縮十萬倚盾而臥乎即使口口亦死叛賊亦誅遺孽狂穉不揣譟發關上十萬之師亦寧復可減乎即使元昊歿後亦無諒祚衛率死後亦無中行說西口乘暇而請廣寧海上乘急而請四州邊外之邊塞內之塞亦寧可暫已乎又使西口不請廣寧海上不復四州島外關門曠七百里厲聲號跳得復相及乎且使海上欲取四州關上不出廣寧關上十萬不得之廣寧海上數萬獨得之四州僑據一日得復安枕乎故風雨者崇朝之勢也陂池者歲暮之利也堙陂池而仰風雨長風雨以決陂池晦昧之事也然且蘊崇一方突發則四顧坐廢故此五者天下之大疑也疑而持之終歲不決乃以棄而爲取以牽而爲制僥倖數年敵斃則天下無事此又方今之所無有也自軒轅以來則有土宇有九地與人尺璧不與人喉吭之勢無故而棄六七百里以與敵人與則不計而曰我將欲取之者此自古所無而宋人則用之自三代以來則有薄伐有築城大則有犁庭掃穴小則有防禦和市無故而越六七百里以戲軍士制則不敢而曰我且姑牽之者此自古所無而今人則用之故此二者天下之大祥也祥疑者古人之

所惡也禁二祥去五疑今日之決務也以天下之大疑行古今之大祥棲遲歲月而莫之敢議則所謂議者又將安始乎故欲治兵則無爲不可結之兵欲足餉則無爲不可繼之餉欲汰兵則思有不終汰之兵欲省餉則思有不終省之餉啄鳥不澤吠犬無威以愚所見欲斷諸論說畫一定之計圖三年之事方今新餉即細本色至者猶二百萬足供十五萬之師新兵即冗隸兩協者不過十三萬祇當百六十萬之食因而裁之以爲三等屯守之兵取於畿近狎水土者授之耕地半其廩食倍攻戰之數使各分里以里爲制急則徵其全力緩則使自爲食是不過七萬五千人而止程課於一年之外攻戰之兵取於四方狎湯火者乘之隘塞倍其廩食半屯守之數使各從黨以黨爲制急則易鼓而進緩則易解而退是不過三萬七千人而止程課於彌月之外游徼之兵取於主客挽犀追馬者逐草慮無參其廩食伍屯戰之一使遞更爲制屯急則以衛屯戰急則以衛戰是不過萬八千人而止程課旬日之內是則不出十三萬人歲食米百萬石折色半之覆百萬金一歲之內而芻藁糧糗當齎器用俱給也馬服君曰齊韓相方無二十萬之衆不操刃而刺其下王翦滅荆曰非六十萬不可夫以二十萬六十萬之衆九月而碎韓三月而蕩荆士各負食月糧五斗者於今月食十餘萬金耳鳥在其必百金之士千金之餽乎且必百金之士千金之餽破敵而遠霜露五六十萬之師費豈止今三年之食哉以爲時誦而不可則不如藏形而舉羸我怒不先則夷憤不始我驚以靜則夷不動取我之故物敵莫之敢爭制敵所不及敵莫之敢奪以實而馭虛因聲而見實則虛固而實存實積而聲不絕故禁祥而去疑度勢而審數此兵餽之至要不可不察也及今之時一掃諸餉議定爲兵制俟今冬後稍稍移屯以就草生之地不出三年海上之逋皆反於河內不動十萬之衆收百萬之粟而當五六十萬之師因以北撫諸部南聯四州因河爲壘因田爲渠因遠人以塞遠塞雖使中將御之可坐掬水以灑遼前

之市失今不制挑構半年音盡伎窮牽復必絕牽復必絕則十載不決以十載之期頓二十萬之師雖鑄泰山以爲金錢猶水釋而火鑠也牛馬之馴牧夫之力竦怒偶觸則瞬息突發誰謂不及牛馬之力哉弋獲飛蟲維執事幸垂察焉

與鄭將軍書

聖主英睿卓出千古諸臣奔命少得當意而瞻崇隆施懋功懋賞麾下諸大僚所不敢望天祐皇家烽火游驚旋即撲滅使麾下以李郭之才韓岳之忠滯於嶂嶺波濤之下令得一當度狼居勒燕然與匈奴相遇雖衛霍之能豈足多乎程正叔老儒也思觀垓下之戰慮懷憤酸生耳嘗著銅面與突厥角逐僕今老矣數年前膽骨未挫氣志相動尙再疏請纓一理東江再圖宣大而茅葦遇風不復可振鷓鴣繁枝巢卵俱破至於折脇剝膚饒鷄槽豕之不若然終不敢有怨悔盼視君父方今口寇漸合輦轂游驚四方援兵度不能四五萬皆遠巡西道思度河北出紫荆潛詣都下無敢泝清德從景滄直上者朝廷思間道之奇以霖霖翁節制登萊與大將軍共濟呼餘皇出旅順搗瀋陽此搏熊取子之智用之必效然懸師萬里遠襲人國載馬上車蹕泥出岸豈得如三國時謀沈沓渚之事乎以僕料敵用師不過強萬四口持重不敢遠出其牽制寧遠守遼瀋者必不盡撤而西唯諸台吉跳蕩及巢孔二三叛將知我虛實者相率鼓拊攘取餌耳誠得南兵萬餘與充濟之師犄角直出挫其前銳則真保香阿之策也缺

與鄭將軍書

適劉舍親有南郡書至稱南中之望麾下猶楚人之望葉公也黎總戎六月南來述在鎮情形已大不測計天下男子赤心青膽一意奉朝廷者獨麾下耳而又以盛名厚力誓服一世俯視左良玉輩猶腐鼠枯蟬直

以苕帚汎除之不煩遺鏃也李大司馬方今偉人所號召豪傑立應擬與南郡諸紳擊牛釀酒以俟麾下
下但呼帳中健兒一二人坐鎮京口遣青雀小艇飛入馬當云大將軍督水師朝夕西上彼輩望風隕角
耳天下事勢固有力省而功倍者如樓船出登萊節長力緩雖有三千不當五百之用今得一干渡彭蠡可
當十萬之師且令塞上斬口取通侯如登山猶煩拾級若從江中揚航取左師猶掇之也且又以是取
金印如斗不煩勞師燕然之外而使不肖無拉脅折脛之苦雖削蓋爲譽勁弓改筆鋒爲銳剗猶當爲之况
負英傑之名受朝宇隆眷爲天下之所利賴者乎月初聞有三十餘艘弄兵潢池藉檣櫓之靈已朝夕潰散
此沙蟲區區直以麾下諸篙卽制之不煩神力至如爲天下救蒼生護京陵取叛帥頭作勳杯非大將軍親
行不可僕亦桑梓也寧不爲桑梓根本慮顧神京之患有急於桑梓者當舍大圖細不獨爲副雲雷之望直
取侯封壓服天下爲吾鄉盛事而已也黎總戎以李司馬書必爲麾下陳情勢惟麾下悉心圖之臨楮神
注

與黃東暉書

出門以來擬有此事裴徊江上凡七十日而岸谷變遷碌碌因人幸逢英主雖爲宗社亦桑梓之故也矮柱
支天不知所底破垂成之顏閔溷未就之桓文念老先生與八公眞如楚人之望葉公今已舌敝唇焦面齒
俱垢矣履之六三控馭甚煩賴二老委心爲國殿下六轡在手耳此時振頓雖九亮十導未保全濟而使衡
山老樵擔荷其間可歎也已卽日乞休雖覺太蚤然大計稍定兵農周舍概不相及去之晚矣不日過清源
黎鼻白頭舊面目想猶可辨也呈復

與張鯤淵中丞書

溝壑餘生仰沐日月勉振靈蹟以拜聲輝雖在顛覆之中如攀扶搖而上也長安過荷注存噓枯吹沫使白
骨復起今甫下車而台使儼然光賁草萊尊教鄭重有彼姝曷告之意非瓜杞所敢望於天章也時運波頽
撐砥不易藥方未試秦越見磨若斷若續之邸報無處開懷莫往莫來之飄風但瞻項領雖有肅心何以逮
乎維桑海上比復弄兵出入天吳非人所周陽侯有辟共之符馮夷進護身之策度其事勢不得不爾然使
頭呼踵口鮒號河積輕之數爲梟雄所窺亦非有心者所忍出矣十載以前屢伸開洋之說得數萬金錢少
紆仰屋而當寧疑其扞禁縮不出手今欲指梅作酸畫壁取藏誰復應者即如去歲收沿河之撫賊使屯塞
下驅臨清之傑帥令救錦寧亦不應搪沓至於今日今無復足追者惟是古人寓兵於漕之法今尙可行截
漕爲饒之機宋甚大失誠能慎挑旗甲精辨糧艘則東南六千艘尙得七萬人之用何必召募近啓攘揭遠
爲盜資乎登萊天末爲鵝爲鸚水澤所嬉王正尙未渡江誠得一疏留爲江淮隄塞之用免至紛飛爲精衛
之填木石曾霖翁心手可資亦遠鎮登萊誰當泝長河以開青兗之路者子瞻有言聖智馳驚而不足以今
之勢雖管樂馳驚猶太行鹽車之屈騾耳也曩時嘗聞鄭師損貲六萬得長鬣三千今以二千鳧虬損十萬
轉輸何所用之清源蕃徒藉藉嘯聚南安不軌聞已漸入仙遊凡此蛇虺祇得賢守令銷明於先整頓於後
可次第爬梳之耳一付於劍楯之士尋藥補瘡必無完肉今漳南山中亦蠢蠢欲起百十蟻聚剽掠旁午兵
士所向得失相當誠得子產萑苻之意行以潁川伍長之術絕其蔓延可省異日斧斨之效也自孝廉計借
還駕以來射聲聞風日益猖獗非得牙囊信立州縣刻期會剿之令以得渠宥協之法行之恐過百日不復
可治也頃晤黎總戎延慶者云出老祖臺門下持李茂翁書云欲藉祖臺力勸鄭將軍入自疏入援此不過
欲借高敖曹名字嚇小兒耳威鱗豈敢離淵以僕度左師奔敗之餘爲諸闖所輕必不能遂取安慶亦不敢

揚帆東下南都名賢所聚熊壇老諸公提挈於內劉良佐諸將匡襄於外借漕捐資尙支歲月吹篴假嘯或改鳴音神烈精靈鼓吹風鶴豈可令鼻眼異常睹京華之動靜乎黎兄欲僕作書亦已達一函去徒令人思殷擬劉揪其皮袴也自儲軍胥不過開洋百一南都百縣省朝觀之費可得三十萬伏龍鳳雛在在而有相與揮汗振袂不減風雨如必假浪於江神檄波於海若恐安期填海之金難成秦皇驅石之鞭不效也去臘有勸自疏入援書已先茂翁獻其蠹拙今茂翁又云爾乃知措大不異人意老祖臺精思繞座洞見垣方寧別有砭石發其膏肓者乎三吳重地留都關係甚鉅茂老未到任想未知諸賢擘畫又不知鄭糸岳得尙駐脚不四海調塘密勿淵深與言輟餐唯有隕涕坐墓下濕氣曰深脚疾大作出戶倚筇不能跨立仰望長風披函紬繹

答郭叔子文宗書

臨別晤言雖展一日未罄瞻依恍惚之餘再披鴻集包顏吐謝列錦映藻復睹芝宇天下若無文章誰復挽天河洗人懷抱者握筆三十載無寸楮隻字可傍韻林驟入寶山親沐玉液自媿相去直可萬里矣悠悠世道不復多談祇拜三言愈增遯悶大音寡和雖陽白不異於巴人元氣能調卽雨霰奚殊於燠日想斗柄別有商量非星辰自爲激射也獻賊西捲全楚欲傾左師東窺大江如簸天下之憂不在口馬又在揭竿擔荷世務全在明瞻每念勝風卽噴墨花爲江河驅文刻爲龍豹猶或可爲也國圖縣延逾周倍漢魚狐之輩繆謂割據可成縱橫復覩當有格臣出而驅之弟某頽潰之餘百節盡見歸首丘隴拜賜已多無絲倚筇更走虎渡而外知祖臺恕其迂繆也武陵英風未可再紹絲竹偉伐不易重伸都可付之夢定待彼鷄鳴但慮兩階更當舞其矛戟不復睹簫韶耳家去清源不五百里垂老未涉今陳石榻以當臥游珠玉盈前何方置礫

亦當與予子商之大集跋言尙圖少日寄上今方艸艸日事春鍾爲給事吹簫并當恕其疎慢也文宗不貽書紳林已著故事每承破格無任旁皇

答周仲馭儀部書

仲馭先生天步至此無血可泣誠使燕薊不復襄郢長淪雖使奏茂宏之功紆周顛之憫豈可得乎生民有主社稷有奉此卽吾君操異論者當與衆共討之然立國旣數十日未有渙號規模何以震疊天下諸公果能脩樂管之業奏郢歌之勳今當與千古共推之悍帥在外強敵在前衆論嗷嗷訛言日起保長能與于忠愍爭烈亦是重明勝事也鄭平老錢牧翁乃不見推此亦塞翁之福索靖銅駝長笑人臥草耳江南七省撫按逐自安臥吳越生心生死如何與元詔書順昌旗幟兩者爲末世之鳳麟不知誰當鼓之者楊機部金正希要當使人約之建業支持能過百餘日省諸牽纏尙可千里也感慨無極臨風依然

與杜郡伯書

畏友劉魚公者艸莽之鸞麟人倫之僑胥方今郡邑罕見其儔昔孝標之稱劉進爲昆秋霜任昉之問士深若槌鍾探寶擬之履丁未以爲過加以性敏多通志敦維篤行無越矩思不滯轍是能撰結鬼神糝流俗守其志行半化爲通分其才藝千人足給者也某生在遠裔矢志孤特於世賢豪寡所識取晚交履丁如飢得芻豢寒被纊纊自以翼微羽輕銜負無力又當未流風潰鑄金爲顏閔連錢作禹稷泣血相明無有信者必使身在岸上下引舟人吐蘆薄之寒灰吹上谷之溫黍亦已難矣而親知淖與以此相譙讓子長之意任安所非季良之風袁閔不及謂之何哉今運際通明俊能休暢羣桂燎薪柯斧維視以履丁之才吐氣出穎雖痊之重土裏以十囊尺寸千里必能自致猶將使孤陋之士賤遜之夫傾其實光料其顛末恐勞泣血相

明之心泄燧光取火之意也猶冀當道寬收寸瑾不罪玉人破彼末流鑿茲任意使履丁之才得稍自引見奮發摩厲必有所報效雅稱論議非苟爲吹高俯聽俛視者道周方自樂貧賤濱立溝壑強爲仁義以目送人颺去而已伏惟當道小賜垂察

與馮秉清書

虎豹在山藜藿不採洵哉是言也今日之事欲使屬龍發夢於明主鸚鵡振威於盛世決不求之粉署之班朱墀之下矣聞門下蘊義生風苞奇發電當此中興之朝豫寫雲臺之表馮公大樹豈必盡滹沱之下乎不肖提一旅以洗江漢呼掬土以益鍾山四顧同人未有豪傑門下能振袂揮帳便當倒履以奉牛耳坐不窺堂噓枯吹生亦使夷吾笑其齊東阿蒙癡其吳下也高山顯位待君之來逸豫無期跂予望之亦藉高皇鐘鼓賁爾旂常非爲翹翹弓旌附於舟子也書至幸東裝相期黃海之下矣

與張孟侯書

孟侯先生契闊相念未有以報也知居廬覃思不敢以將伯相惱每見書爲之惆悵記漳江握別及姑蔑拜贈時隱若隔世今日月雖出而塵霾未消吳會東楚戎馬相逐賴孟侯月如兩先生匡襄之力使口篆口組不汙此十過關以來瞻跋鷄鳴爲之泣然而論東晉風流但如朱陸諸君子得匡坐迂談百六十年已爲爭望矣弟之區區捧土掬流無裨河岳以爲纓冠之義存於同室不以被髮暗於微管故竭蹶眇眇從之而高論之士以爲痴笑天下壞於雋巧不壞於痴愚亦已明矣孟侯先生精以質抱知與月翁憐其區區也解新思其好人欲相料理先生幸以同澤之義起而佐之誠得一月糧北過胥江可以共濟天下擊楫者何獨祖生乎至於此中及省下少醜固無勞芥念也即日晤語不悉悵悵

與方書田書

書翁年臺知避地入天台甚善嚴陵之距仙都猶之尺五也以書翁閣下標置其間千仞矣朝廷敦陸上煥陶唐每念高皇貽厥二枝上連天漢當凝鼎之初有翰城之雅論叔姪則愛逾所生定君臣則誼非一日想年翁納牖之下聞之甚詳也弟初遇皇上於桐廬私擬等倫當在髙光而上既稽玉牒光武出於長沙定王發蹟南陽爲高皇九世孫今上世系文祖定王九世發於南陽不須談赤伏之符誦白水之讖矣弟初在嚴華間談此州人物推穀首及年翁追念夙懷卷舒與共倫得邀福孝陵追雲臺之業兄馮弟鄧以兩乙酉契三於同千秋之餘蔚成盛事然後解錄圖爲赤松借披衣於善卷愴然物外以畢餘年亦可以窺白鐘鼎相視而笑也某行年過六十所慕幾何偷錄佗復生儀秦再出不能依將軍之樹佩六國之印而空以眊老屈於韓非知年翁圖之熟也枚叔之譬梁王鄒陽之悟吳王彼區區者猶芬丹漆况以年翁揆天之手賦地成河呼啓明以附陽義命燭龍而消蟬煉不爲遠矣皇上睠然想望表箋以魯殿下善病不欲以儿杖進即弟亦不能進芻蕘之言唯年翁重垂鑒焉

與徐竹孫書

不親行伍不知行伍之難也衆志難調軍情未化但以馴習使其自平至於天人之際情法之所不到雖尼父總干師聖援袍岌岌乎難者若前日在延寧軍士負病十常五六及於過嶺先後差池僅如魚齒對之唯

屨之六三所用爲深戒也方今東浙水師不出衢蘭下路皆兵如使信州不得糧糈安能與豺虎爭道而馳
便當高詠清人林中舍馬與諸將士分袂南去不知山中荔薜又付誰裁剪也幸寄語諸郡邑略與料理如
推車子如濟風船豈爲私家作此將助乎鉛山名邑蕭條如此祖臺宜思所以善其後也

答林淡生書

使來拜書併承大貺自揣溝壑獲附雲嶽生世何緣受此隆遇泰之九二備有五德真老先生之謂矣蚤年
誓墓絕意牽絲入山不深自嬰奇擢今難獲遂首丘筮魂松下而體膚未完聞風作楚想念古人惟有悲慨
先生以桑梓餘情哀其輾轉遠賜提誨譬之病馬折脛責其千里窮猿斷臂采其洞聲亦已過矣豫楚陸沈
青徐洊驚舊章旣盡新禍憑仍即如宗藩一事破非常之格擢非常之毒蕩之七章其今日之謂也老先生
在西粵嵐煙不驚雲笏無恙六載於此矣方當勒於鼎鍾錫及秬鹵而悠悠之談以蠅贈壁卽不相知誰謂
冰藥燕飴者某少時不慧老益迂痴眼耳旣捐神明日惡所朝夕禮斗惟願世當清平保有殘年以終擊壤
而留都江有風鶴疊聞大海頽瀾又何抵極誠得追隨杖屨下澤款段優遊里門雖香山路社何遽稱尊乎
三事朗然無涉葦上備有同心使人持函堅以相諉清翁至僅附白章不覺神馳感格瞻汪

